

《樂府詩集》與「漢樂府」的輯集整理

謝 秀 卉*

摘 要

今存「漢樂府」並非在「漢代」即稱為「漢樂府」，由此稱名所概括的作品亦非穩定不變，所以如此，乃因作品留存不多，多數佚名，並經長時期輯集整理所致。依現存可見文獻，《樂府詩集》正是承前啓後形成今存「漢樂府」整體作品輪廓的重要環節。其後，經由元明時期的詩集、擬作、詩論，針對《樂府詩集》所錄有實無名的「漢樂府」作品群，牽涉輯錄、稱名、辨覈等因素的輯理而形成一批明確屬「漢」的歌謠、樂府。在此之中，生成了文獻意義與詩學意義的「漢樂府」。現今所見「漢樂府」兼收「徒歌之謠」，佚名「古辭」劃歸「漢樂府」，「古辭」、「漢魏古辭」、「古樂府」、「漢樂府」等稱名使用以及學人對「漢樂府」詩學的認識與把握，即是漢以迄明「漢樂府」輯理情況的延續與反映。

關鍵詞：樂府詩集、古辭、古樂府、漢樂府

一、前 言

「漢樂府」，除了指漢代采詩配樂官署之外，也用來稱一批歸為「漢」的「樂府詩」。這批作品被視為「樂府之正則」，¹亦是古典詩關注現實的

2019年5月26日收稿，2019年9月23日修訂完成，2020年4月22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國文教育組兼任助理教授。

1 蕭滌非著，蕭海川輯補，《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增補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頁25。

寫作傳統之源。² 然而，「漢樂府」並非在「漢代」即稱為「漢樂府」，相較後世樂府詩，其作品留存不多，多數佚名，並歷經漫長輯錄過程。因此，歷來「漢樂府」相關稱名及其所包括作品並非穩定不變。專取合樂之歌，或兼取徒歌之謠，以及對佚名「古辭」年代判定，皆會影響所輯歌辭類別與數量。「樂府」或「樂府詩」界義，一般指合樂之歌，有別於徒歌之謠，梁啟超（1873-1929）《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討論「古歌謠及樂府」，將「樂府」界義為「合樂之歌」，搭配伴奏器樂者始稱「樂府」，³ 再分為兩類：一類是歌辭與樂譜同時並制者，一類是徒歌被諸管弦者，⁴ 又提到，「漢魏樂府」與「兩漢歌謠」需相參看始能見出歷史全影。⁵ 相關中國文學史、樂府詩史論述「兩漢樂府（詩）」多以合樂之歌為主，⁶ 現今多數樂府詩選本亦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今日選本亦有收徒歌之謠者，如余冠英（1906-1995）《樂府詩選》以「附錄」保留「漢至隋歌謠」，理由是：《樂府詩集》有「雜歌謠辭」，而「民間歌謠本是樂府詩之源，附錄在樂府詩的總集是有意義的」。⁷ 其他選集本或在書名、篇題以「漢樂府」、「兩漢樂府」名之，又因「藝術可觀」⁸ 或「內容值得重視」而選錄「雜歌謠辭」，⁹ 或是將佚名「古辭」直接稱「漢樂府」、「兩漢樂府」，如汪中

2 如蕭滌非、余冠英皆以漢樂府建立以樂府為系統的現實主義創作傳統。參蕭滌非，《樂府詩詞論叢》（濟南：齊魯書社，1985），頁 15；余冠英，《樂府詩選》（臺北：華正書局，2003），前言頁 12。

3 梁啟超，《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序論頁 2。

4 同上註，序論頁 2。

5 同上註，頁 15。

6 此類論述甚多，可參蕭滌非著，蕭海川輯補，《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增補本）》，頁 34-94；楊生枝，《樂府詩史》（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 26-120；葛曉音，《八代詩史（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2；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頁 87-93；臺靜農，《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 89-95。

7 余冠英，《樂府詩選》，前言頁 8。

8 同上註，前言頁 12。

9 參陳友冰，《兩漢南北朝樂府鑒賞》（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王運熙、王國安評注，《漢魏六朝樂府詩評注》（濟南：齊魯書社，2000）；曹旭、唐玲選註，《樂府詩》（北京：中華書局，2015）。今日可見，彭黎明等編《全樂府》數量最多，其

(1925-2010)《樂府詩選注》「漢」編有「郊祀歌」、「安世房中歌」、「鏡歌」、「相和三調與大曲」，除有主名者，註明為「漢 辛延年」、「漢 宋子侯」等外，其餘佚名之作，亦作「漢 無名氏」，¹⁰ 曲澄生選郊廟歌辭、鼓吹曲辭、相和歌辭、雜曲歌辭「古辭」，加以箋注，書名即為《漢代樂府箋注》，¹¹ 王運熙等所撰《漢魏六朝樂府詩評注》援《樂府詩集》例，以歌辭類型分，並未標明朝代，但在前言云：「相和、雜曲、鼓吹曲辭中，包含著漢代的五六十首無名氏作品，後世稱為『古辭』」，¹² 再如遼欽立(1910-1973)《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分為 12 卷，其中，卷 3 為雜歌謠辭，卷 4 為郊廟歌辭、鼓吹曲辭，卷 8 為雜歌謠辭，卷 9、卷 10 為相和、舞曲及雜曲歌辭的「樂府古辭」，¹³ 卷 11 為琴曲歌辭，再加上其餘各卷有主名歌謠、樂府，就構成今存「漢樂府」之整體樣貌，而今日選編或研究「漢樂府」大抵不出此書所輯範圍。雖說如此，亦有未將「古辭」歸為「漢」者，如余冠英《樂府詩選》即以「漢魏樂府古辭」概括所選鼓吹曲辭、相和歌辭、雜曲歌辭，而朱建新《樂府詩選》上編選「漢魏六朝入樂之創作」，多數佚名，目錄只有歌辭類別，與「漢樂府」相關者，除「漢鏡歌」外，餘皆未標明朝代。¹⁴ 可見，「漢樂府」雖為常見稱名，然而，關於「漢樂府」稱名使用及相關作品認定仍存在變化，關鍵在於：其一，是否選錄「徒歌之謠」，其二，是否將「古辭」判定為漢作，其三，是否用「漢樂府」概括指稱這批作品。這種情形實與漢世以降「漢樂府」牽涉輯錄、稱名、辨覈等因素的漫長整理過程有關。本文依次由「漢代以迄《樂府詩集》的『漢樂府』輯錄」、「『漢樂府』與《樂府詩集》的『古辭』作

選錄標準寬泛，採取「凡具有或繼承樂府精神、體制的皆可稱作樂府詩」，見彭黎明、彭勃主編，《全樂府》(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頁 8、10。

10 汪中，《樂府詩選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江寶欽選錄歷代樂府詩，「漢樂府」佚名作品亦稱「漢 無名氏」。氏著，《綿綿思遠道——樂府詩選粹》(臺北：幼獅文化公司，1991)。

11 曲澄生編著，《漢代樂府箋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99)。

12 王運熙、王國安評注，《漢魏六朝樂府詩評注》，前言頁 4。

13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255。為簡省文字，以下引自《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者，只註「《漢詩》，卷數，頁數」。

14 朱建新編註，胡倫清校訂，《樂府詩選》(臺北：正中書局，1960)，目次頁 1-4。

品群」、「『漢樂府』之『名』與作品群之『實』的多重對應」、「漢樂府：在『祖本』、『系附』、『辨體』中生成的詩學語彙」展開分析探究。

二、漢代以迄《樂府詩集》的「漢樂府」輯錄

今存「漢樂府」並非在「漢代」即稱為「漢樂府」，而是從漢世以迄宋郭茂倩(?)¹⁵《樂府詩集》逐漸匯聚一批與「漢」有關聯的「樂府詩」。以下，先就漢至《樂府詩集》的「漢樂府」輯錄展開分析。(整理詳見文末表三)

(一) 輯錄管道不一：《樂府詩集》前的「漢樂府」輯錄

1. 漢代：史傳、禮樂志的「漢樂府」輯錄

關於「漢樂府」輯錄，漢世已啓其端，此時尚未出現「漢樂府」稱名。相關輯錄，見《史記》、《漢書》、《後漢書》、《東觀漢記》。若依《樂府詩集》分類，今存「漢樂府」最早獲輯錄為郊廟歌辭、舞曲歌辭、琴曲歌辭及雜歌謠辭。

郊廟歌辭有「安世房中歌」及「郊祀歌」，收入《漢書·禮樂志》，¹⁶ 舞曲歌辭有「武德舞歌詩」，收入《東觀漢記》。¹⁷ 琴曲歌辭、雜歌謠辭收錄於《史記》、《漢書》、《後漢書》各傳主史事，如項羽與劉邦所作歌，《樂府詩集》分稱〈力拔山操〉、〈大風起〉，歸為琴曲歌辭，而雜歌謠辭，數量頗多，此因相關漢世史書將歌謠做為傳主生平或歷史事件參照，多以「閭里

15 關於郭茂倩的生卒年，資料甚少，相關研究皆是間接推論，說法不一，或推測約生於宋仁宗慶曆初年(1041-?)或仁宗慶曆六年(1046-?)或生卒年為西元1041年至1099年間。因之，本文對作者生卒年暫註未詳。相關考訂可參顏中其，〈《樂府詩集》編者郭茂倩的家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7.4: 63-64、喻意志，〈郭茂倩與《樂府詩集》的編纂〉，《音樂研究》4(2006.12): 38、馬茂軍，〈郭茂倩仕履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3: 140。

16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22〈禮樂志〉，頁1046-1070。

17 轉引東漢蔡邕，《表志》。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志第9〈祭祀下〉，頁3196。

歌之」、¹⁸「巷路爲之歌」、¹⁹「長安歌之曰」、「長安謠云」、「鄉人歌之」、²⁰「潁川兒歌之」、²¹「涼州爲之歌」、²²「百姓歌之」、²³「天下歌之」²⁴等形式存載。另一部分有主名雜歌謠辭，多係漢室帝王、后妃、宗室諸王、朝臣所作歌，如漢高祖楚歌、戚夫人作歌、趙幽王作歌、漢武帝為李夫人所作歌、烏孫公主作歌、李延年作歌等。

2. 南朝：樂志、詩文集的「漢樂府」輯錄

據現存文獻，南朝時期又有《宋書·樂志》、《南齊書·樂志》、《昭明文選》、《玉臺新詠》具載其辭，輯錄少數今存「漢樂府」。可見表一整理：

表一 南朝時期樂志、詩文集集中的「漢樂府」輯錄

歌曲		分類
《宋書·樂志》		
樂 3	<p>相和</p> <p>江南可采蓮（江南）、東光乎（東光乎）、雞鳴高樹巔（雞鳴）、烏生八九子（烏生）、平陵東（平陵）</p> <p>清商三調歌詩</p> <p>上調（董逃行）、來日（善哉行）</p> <p>大曲</p> <p>東門（東門行）、羅敷（豔歌羅敷行）、西門（西門行）、默默（折楊柳行）、白鵠（豔歌何嘗一日飛鵠行）、何嘗（豔歌何嘗行）、為樂（滿歌行）、洛陽行（雁門太守行）、白頭吟（與擢歌同調）</p>	相和歌辭
樂 4	<p>鐸舞歌詩聖人制禮樂篇、巾舞歌詩公莫巾舞歌行、拂舞歌詩淮南王篇</p>	舞曲歌辭

18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92〈遊俠傳〉，頁 3707。

19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 31〈賈琮傳〉，頁 1112。

20 《漢詩》，卷 3，頁 123；《漢詩》，卷 3，頁 126；《漢詩》，卷 8，頁 211。

21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52〈灌夫傳〉，頁 2384。

22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 77〈樊曄傳〉，頁 2491。

23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39〈曹參傳〉，頁 2021。

24 同上註，卷 94 上〈匈奴傳〉，頁 3755。

歌曲		分類
樂 4	漢鼓吹鏡歌十八曲 朱鷺曲、思悲翁曲、艾如張曲、上之回曲、翁離曲、戰城南曲、巫山高曲、上陵曲、將進酒曲、君馬黃曲、芳樹曲、有所思曲、雉子曲、聖人出曲、上邪曲、臨高臺曲、遠如期曲、石留曲	鼓吹 曲辭
《南齊書·樂志》		
樂 3	俳歌辭	舞曲 歌辭
《文選》		
卷 27	古樂府四首 （飲馬長城窟行、傷歌行、長歌行、君子行） ²⁵ 班婕妤怨歌行	相和 歌辭
卷 29	古詩十九首 （驅車上東門、冉冉孤生竹）	雜曲 歌辭
卷 28	漢高祖歌	琴曲 歌辭
卷 45	漢武帝秋風辭	雜歌 謠辭
《玉臺新詠》		
卷 1	古樂府詩六首 日出東南隅行、相逢狹路間、隴西行、豔歌行、皚如山上雪、雙白鵠	相和 歌辭
	班婕妤怨詩、蔡邕飲馬長城窟行	
	張衡同聲歌、辛延年羽林郎詩、宋子侯董嬌饒詩、古詩為焦仲卿妻作、繁欽定情詩	雜曲 歌辭
	李延年歌詩、漢時童謠歌	雜歌 謠辭

25 《六臣註文選》多〈君子行〉一首。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註文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宋刊本影印），卷 27，頁 512-513。

歌曲		分類
卷 2	魏明帝樂府（「昭昭素明月」一首） ²⁶	相和歌辭
卷 9	司馬相如琴歌	琴曲歌辭
	烏孫公主歌詩、漢成帝時童謠歌、漢桓帝時童謠歌	雜歌謠辭

根據上表，此階段所輯「漢樂府」，主要由樂志、詩文集存載，依《樂府詩集》分類，相和歌辭數量最多，其次為鼓吹曲辭。「樂府」既是「詩」，也是「歌」，以《昭明文選》、《玉臺新詠》所錄「漢樂府」來說，詩題名稱，除「古樂府」、「古樂府詩」外，又有作「○○歌詩」、「○○歌」、「○○辭」。此時，「漢樂府」稱名仍未出現，但已出現「古辭」、²⁷「古樂府（詩）」指稱佚名作品之例。在「漢樂府」稱名出現前，「古辭」、「古樂府」也是聯繫一批與「漢」有關的「樂府詩」最重要的詞彙。

3. 隋唐：歌集、樂府詩集的「漢樂府」輯錄

據《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所示，《樂府詩集》成書前，已可見一批專錄歌辭、樂府詩的文獻，書名或稱「歌詩」、「歌辭」、「古歌」，如《歌錄》、《古歌錄鈔》、張永《歌辭》、張湛《古今九代歌詩》、《歌錄集》，或稱「樂府歌辭（詩）」、「古樂府」，如《樂府歌辭》、《樂府歌詩》、《古樂府》，或以歌辭類型命名，如《宋太始祭高禋歌辭》、《齊三調雅辭》、《三調相和歌辭》、《漢魏吳晉鼓吹曲》、《吳聲歌辭曲》、《陳郊廟歌辭》、張永《太樂歌詩》，²⁸ 數量不少，然而，據今所見，多數不存，或散見各類典籍尚待輯佚。在此之中，是否有「漢樂府」之輯

26 《文選》、《樂府詩集》稱「傷歌行」，作「古樂府」、「古辭」。

27 南朝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19〈樂志〉，頁 605-622。

28 前列書目請參唐·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 30〈經籍志〉，頁 1085；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47〈經籍志〉，頁 2080；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57〈藝文志〉，頁 1435。

錄，需待詳考，但從「古歌」、「古今九代歌詩」、「歷代歌詩」書名視之，其性質應屬歷時與跨代的歌辭集，相較前期「漢樂府」分散輯集於「史傳」、「樂志」、「詩文集」等文獻，它們代表純粹以「歌」或「樂府」為主的輯錄。然而，由於多數不存或散佚待輯，《樂府詩集》遂成為保留今存「漢樂府」整體作品輪廓的最早詩歌集。

(二) 有實無名的作品群：《樂府詩集》中的「漢樂府」輯錄

《樂府詩集》或隱或顯歸為「漢」的「樂府詩」，分布在郊廟歌辭、鼓吹曲辭、相和歌辭、舞曲歌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雜歌謠辭，雖未明確以「漢樂府」概稱，但已共同構成今存「漢樂府」的作品主體。這批作品可分三類：其一，作品年代明標為漢，如郊廟歌辭的「漢郊祀歌」、「漢安世房中歌」以及鼓吹曲辭「漢饒歌」。其二，作品為漢史收錄或作者註為漢人，如雜歌謠辭及部分舞曲歌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其三，相和、舞曲、雜曲所錄「古辭」。現存《樂府詩集》較全與較好之版本為傅增湘藏宋本，²⁹ 本文據此版本，整理《樂府詩集》所錄「漢樂府」作品群，詳見如下表二：

29 傅增湘《宋本樂府詩集跋》以此版本為南北宋之際杭州官刊本，根據避諱字，推測其刻於南宋末北宋初，又根據刊工推測應是浙杭刻本。孫尚勇於傅宋本《樂府詩集》影本〈前言〉指出，今傳宋本，除傅藏配補本外，尚有二殘本見於上海圖書館與南京圖書館。又，自北宋末年成書後，《樂府詩集》先有紹興年間宋浙刻本（即傅增湘舊藏配宋本），次有據他書校勘的元至正元年集慶路儒學刻本，次有明末清初常熟毛氏汲古閣據宋本及他書校刊的初刻本和重校本。尚麗新考察諸版本，傅宋本為《樂府詩集》傳世宋本中卷帙較全者，且，相較絳宋本、欽宋本、元本及汲古閣二次校改本（汲辰本），為較佳之版本，於 1955 年由文學古籍出版社印行，此後《樂府詩集》的整理與研究皆據此本，而汲辰本則是汲古閣本《樂府詩集》最晚出與最佳之版本，同時也是影印傅宋本出現前通行最廣之版本。相關討論參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卷 18，頁 911；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據傅增湘藏宋本影印），前言頁 17-23；尚麗新，《《樂府詩集》版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 11-44；107-172。

表二 《樂府詩集》所錄「漢樂府」作品群

歌辭類別	內容	卷別
郊廟歌辭	漢郊祀歌十九首 練時日、帝臨、青陽、朱明、西顛、玄冥、惟泰元、天地、日出入、天馬（二首）、天門、景星、齊房、后皇、華燿燿、五神、朝隴首、象載瑜、赤蛟 漢郊祀歌 靈芝歌 ³⁰	卷 1
	漢安世房中歌十七首	卷 8
鼓吹曲辭	漢鏡歌十八首 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擁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	卷 16
相和歌辭	箜篌引、 ³¹ 江南（卷 26）、東光、薤露、蒿里（卷 27）、雞鳴、烏生、平陵東、陌上桑（卷 28）、王子喬（卷 29）、長歌行（卷 30）、猛虎行（卷 31）、 ³² 君子行（卷 32）、豫章行、董逃行、相逢行（卷 34）、長安有狹斜行（卷 35）、善哉行（卷 36）、隴西行、步出夏門行、折楊柳行、西門行、東門行（卷 37）、飲馬長城窟行（卷 38）、上留田行、 ³³ 婦病行、孤兒行（卷 38）、雁門太守行、豔歌何嘗行、豔歌行（卷 39）、白頭吟、諸葛亮梁甫吟、怨詩行、漢班婕妤怨歌行（卷 42）、 ³⁴ 滿歌行（卷 43）	卷 26、 27、28、 29、30、 31、32、 34、35、 36、37、 38、39、

30 《樂府詩集》加註「古辭」。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傳增湘藏宋本），目錄頁 2。本文所引《樂府詩集》，均出自此書，為簡省文字，以下只註「《樂府詩集》，卷數，頁數」。

31 詩在解題中。曰：「一曰公無渡河」，引崔豹《古今注》，述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因事作歌。同上註，卷 26，頁 583。

32 詩在解題中。曰：「古辭曰：飢不從猛虎食……」，同上註，卷 31，頁 701。

33 詩在解題中。引《樂府廣題》曰：「蓋漢世人也。云『里中有啼兒……』」，同上註，卷 38，頁 838。

34 目錄誤作「唐班婕妤」，但列於「魏曹植」前，內文則作「漢班婕妤」，同上註，卷 42，頁 914。

續上頁

歌辭 類別	內 容	卷 別	
舞曲 歌辭	東平王蒼後漢武德舞歌詩(卷 52)、鐸舞歌聖人制禮樂篇、公莫舞巾舞歌行、淮南王篇(卷 54)、 ³⁵ 俳歌辭(卷 56)	卷 52、 54、56	
琴曲 歌辭	楚項籍力拔山操、漢高帝大風起、採芝操、 ³⁶ 漢劉安八公操(卷 58)、蔡琰胡笳十八拍(卷 59)、司馬相如琴歌、霍去病琴歌(卷 60)	卷 58、 59、60	
雜曲 歌辭	蜨蝶行、驅車上東門行、後漢阮瑀駕出北郭門行(卷 61)、傷歌行、悲歌(卷 62)、後漢辛延年羽林郎(卷 63)、前緩聲歌(卷 65)、後漢宋子侯董嬌饒、焦仲卿妻(卷 73)、枯魚過河泣、冉冉孤生竹、咄咄歌、 ³⁷ 後漢馬援武溪深行(卷 74)、後漢張衡同聲歌、後漢繁欽定情詩(卷 76)、樂府(卷 77)	卷 61、 62、63、 65、73、 74、76、 77	
雜歌 謠辭	歌辭	鄭白渠歌、雞鳴歌、平城歌、漢高帝楚歌(卷 83)、戚夫人歌、畫一歌、趙幽王歌、淮南王歌、漢武帝秋風辭、衛皇后歌、李延年歌、漢武帝李夫人歌、烏孫公主歌、匈奴歌、驪駒歌、離歌、 ³⁸ 漢武帝瓠子歌二首、李陵歌、廣川王歌二首、牢石歌、漢昭帝黃鵠歌(卷 84)、五侯歌、上郡歌、燕王歌、華容夫人歌、廣陵王歌、鮑司隸歌、梁鴻五噫歌、董少平歌、張君歌、廉叔度歌、范史雲歌、岑君歌、皇甫嵩歌、郭喬卿歌、賈父歌、朱暉歌、劉君歌、洛陽令歌(卷 85)、潁川歌(卷 87)	卷 83、 84、85、 87
	謠辭	長安謠、城中謠、會稽童謠、二郡謠、京兆謠、後漢桓靈時謠(卷 87)、漢元帝時童謠、漢成帝時燕燕童謠、漢成帝時歌謠、王莽時汝南童謠、更始時	卷 87、 88

35 解題引崔豹《古今注》云淮南小山之所作。同上註，卷 54，頁 1153。

36 目錄作「古辭」，內文作者題為「漢四皓」，同上註，目錄頁 150；卷 54，頁 1237。

37 解題曰：「古咄咄歌……」，同上註，卷 74，頁 1492。

38 目錄作「雜歌」，同上註，目錄頁 201。

續上頁

歌辭 類別	內 容		卷 別
謠辭	南陽童謠、後漢時蜀中童謠、後漢順帝末京都童謠、後漢桓帝初小麥童謠、後漢桓帝初城上烏童謠、後漢桓帝初京都童謠、後漢桓帝末京都童謠、後漢靈帝末京都童謠、後漢獻帝初童謠、後漢獻帝初京都童謠（卷 88）		卷 87、 88

對於可供徒歌或配樂以唱的歌辭，漢人不稱「樂府」，而稱「歌」、「歌詩」、「歌曲」、「謠」。³⁹「樂府」一名，在漢代，乃指音樂官署機構，見於南朝文獻，始有文學意義上的「樂府」，《昭明文選》、《玉臺新詠》均編收「樂府詩」。《文心雕龍·樂府》曰：

樂辭曰詩，詩聲曰歌。⁴⁰

兩相對舉，「辭」、「聲」兼具，構成「樂府」定義。劉勰（約 465-520）論「聲」，包含民間與廟堂，徒歌人聲與器樂音聲，所謂「謳吟垌野，金石雲陛」，⁴¹此外，又兼論曹植、陸機「無詔伶人，事謝絲管」之作。可知，徒歌之「謠」、合樂之「歌」、徒辭之「詩」皆為劉勰論「樂府」所含範圍。⁴²根據表二，《樂府詩集》所收「漢樂府」，兼有徒歌、合樂、徒辭

39 凡此稱名之用法，例子甚多。以獲神馬、千里馬而作歌為例，《史記》錄之，文中表述即以「歌」、「歌曲」、「歌詩」指稱之。漢·司馬遷撰，（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卷 24〈樂書〉，頁 418。「謠」者多見，又有作「謠歌」者，「敗我陂者翟子威……」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 82 上〈方術列傳〉，頁 2710。

40 范註又云：「孫云唐寫本『詩』作『咏』」，參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頁 102。

41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頁 103。

42 據學者討論，「樂府」即是在晉宋至齊梁成為樂歌與詩體名稱。參蕭滌非著，蕭海川輯補，《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增補本）》，頁 7；丁婷婷，《兩漢樂府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1980），頁 19；廖蔚卿，《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7），頁 165。

三類。這種採「徒歌—合樂—徒辭」的輯錄序列亦是對南朝以來「樂府」界義的接受與運用。表二所錄，已占今存「漢樂府」大半，後來樂府詩集、古詩集大多據此編選「漢樂府」，《樂府詩集》是形成今存「漢樂府」整體作品輪廓的重要環節，本書已有作品集結之「實」，但尚未用「漢樂府」之「名」加以概括。

三、「漢樂府」與《樂府詩集》的「古辭」作品群

這批在《樂府詩集》隱約成形的「漢樂府」，部分已獲漢史載記或註明漢作者，歸為「漢」疑議較少，值得注意的是，《樂府詩集》所錄屬相和、雜曲、舞曲佚名「古辭」，後來也經常判定為漢作，或更寬泛指為漢魏之作。其中，又以相和歌辭及雜曲歌辭最多，兩者是現今樂府詩選本最常出現的「漢樂府」，入選頻率最高，數量也最多。然而，在本書中，這批作品乃是間接與「漢魏」產生聯繫。以下，進一步說明。

(一) 佚名作品：樂府詩輯錄脈絡的「古辭」意涵

「古辭」一名，已見南朝以來樂錄、樂志、歌錄等著作。如《宋書·樂志》「樂三」載相和歌辭，每首註以題名、曲調名、作者，若佚名，則作者處標為「古辭」，⁴³ 劉宋張永《元嘉正聲技錄》云：「〈江南〉、〈東光〉、〈雞鳴〉、〈烏生〉、〈平陵東〉、〈陌上桑〉並古辭是也」、⁴⁴ 「王子喬，古辭」，⁴⁵ 《古今樂錄》引〈紫騮馬〉「十五從軍征……」一首，亦稱「古辭」，⁴⁶ 《南齊書·樂志》稱〈明君曲〉與〈侏儒導〉亦用「古辭」，⁴⁷ 李善（630-690）

43 沈約《宋書》原作「古詞」，本文統一用法，「古詞」皆作「古辭」。參南朝梁·沈約，《宋書》，卷 19，頁 605-622。

44 轉引自《樂府詩集》，卷 26，頁 592。張永《元嘉正聲技錄》全書已佚，今所見係陳代釋智匠《古今樂錄》所徵引，但《古今樂錄》亦已佚失全本，因《樂府詩集》徵引《古今樂錄》而保留片斷遺文。

45 轉引自《樂府詩集》，卷 29，頁 651。

46 同上註，卷 24，頁 541。

47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11〈樂志〉，頁 193、195。

注《文選》徵引《歌錄》，《歌錄》亦多次出現「古辭」，⁴⁸ 吳兢（670-749）《樂府古題要解》相和歌、拂舞歌、白紵歌、樂府鏡歌、樂府雜題多處註以「古辭」。⁴⁹ 《文選》李善注「古辭」，云：「言古詩，不知作者姓名，他皆類此」，⁵⁰ 《六臣註文選》亦曰：「名字磨滅，不知其作者，故稱『古辭』」，⁵¹ 可見，《樂府詩集》成書前，「古辭」已是樂府詩輯錄脈絡的常見用詞，主要用來指稱佚名作品。《樂府詩集》的「古辭」用法，亦同於前此史志、樂錄、歌錄。⁵² 本書收樂府詩五千貳百多首，其中，無主名作品有 1497 首，⁵³ 這批作品，除標為「古辭」，又有標「無名氏」。⁵⁴ 標為「古辭」者，除後來屬「漢樂府」之作，尚有梁鼓角橫吹曲辭〈木蘭詩〉，⁵⁵ 雜曲歌辭〈西洲曲〉、〈長干曲〉、〈阿那瓊〉，⁵⁶ 雜歌謠辭的〈漁父歌〉、〈蘇

48 李善注班婕妤《怨歌行》，云：「《歌錄》曰：怨歌行，古辭」，其餘如〈苦寒行〉、〈善哉行〉、〈塘上行〉、〈東門行〉、〈孤子生行〉之後世擬作，均引《歌錄》註明「古辭」。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華正書局，2000，據重刻宋淳熙本（胡刻本）影印），卷 27，頁 390-391、401、403。

49 《樂府古題要解》與《樂府解題》是否為同書，各方認知不一，有視為同書，亦有視為二書，主因郭茂倩《樂府詩集》徵引《樂府解題》即題吳兢為撰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此有所辨析，以為二書不同，詳參清·永瑤、清·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97，頁 254-255。

50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卷 27，頁 389。

51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註文選》，卷 27，頁 512。

52 郭茂倩「古辭」用法又指同一（同類）歌辭時代較早者，可見兩例：《樂府詩集》卷 19，郭茂倩據《宋書·樂志》指何承天私造鼓吹鏡歌十五篇，頗有重覆「漢曲舊名」者，而云：「大抵別增新意，故其義與古辭考之多不合」，此處「古辭」既實指「漢鏡歌」，亦可指同類歌辭時代較早之作。《樂府詩集》卷 61，郭茂倩釋左延年〈秦女休行〉，舉傅玄同題作品，指傅作「與古辭義同而事異」，此是對比左、傅二氏同題之作，而稱左氏之作為「古辭」。二者皆非漢作，亦非佚名，則「古辭」用以指稱同一歌辭時代較早之作。《樂府詩集》，卷 19，頁 436；卷 61，頁 1285。

53 （日）增田清秀，《樂府の歴史的研究》（東京：創文社，1975），頁 441。

54 《樂府詩集》所輯佚名之作，另有首於作者處題作「無名氏」。參卷 21〈出塞〉、卷 28〈陌上桑〉、卷 29〈王昭君〉、卷 51〈陽春曲〉、卷 56〈宋鳳皇衛書伎辭〉與〈齊鳳皇衛書伎辭〉、卷 58〈項王歌〉、卷 64〈吳趨行〉、卷 73〈楊白花〉、〈于闐採花〉、卷 78〈摩多樓子〉、卷 79〈十索〉、卷 80〈敕勒歌〉、卷 87〈箜篌引〉等例。

55 《樂府詩集》，卷 25，頁 575。

56 同上註，卷 72，頁 1468、1472；卷 78，頁 1555。

小小歌〉、〈越謠〉等例，皆稱「古辭」，⁵⁷ 而新樂府辭亦有篇題名為「礫古辭」。⁵⁸

(二) 漢曲、排序、溯源：「古辭」如何與「漢魏」產生聯繫

相和、雜曲及舞曲的「古辭」與「漢魏」產生聯繫，乃間接透過以下三方式：其一，確認「古辭」曲調為漢曲；其二，「古辭」繫於各調作品之首；其三，樂府興於漢魏說。

1. 曲調解題確認為漢曲的「古辭」

在《宋書·樂志》中，相和「古辭」已與「漢」有關聯，「樂一」曰：

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白頭吟〉之屬是也。⁵⁹

「今之存者」，表明「古辭」年代早於「今」，且已有遺佚，僅剩「存」者，又接著說：「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白頭吟〉之屬是也」，以此來界定「古辭」的「年代」與「屬性」。這批相和歌「古辭」收錄在《宋書·樂志》「樂三」，然而，本書作者距漢已遠，如何判斷這批「古辭」為「漢世街陌謠謳」，書中未有詳說，只在「樂三」有關「相和」的曲調解題：

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為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為十三曲。⁶⁰

將相和曲界定為「漢舊歌」，應是判定「古辭」為「漢世街陌謠謳」的依據。其後，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亦將相和「古辭」直接歸為「漢世街陌謠謳之詞」，在相和歌諸曲調解題末尾云：

案相和而歌，並漢世街陌謠謳之詞，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之。⁶¹

57 《樂府詩集》，卷 83，頁 1670；卷 85，頁 1716；卷 87，頁 1743。

58 同上註，卷 100，頁 2015。

59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 19，頁 549。

60 同上註，卷 21〈樂志〉，頁 603。

61 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33。

此段話，分別有相似於《宋書·樂志》「樂一」與「樂三」者，同樣是藉解題述明相和「古辭」與「漢」的聯繫。《樂府詩集》「相和歌辭」解題引《宋書·樂志》載「相和，漢舊曲……」一段，又引《唐書·樂志》載「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一段及《晉書·樂志》載「凡樂章古辭存者，並漢世街陌謳謠〈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⁶²等，亦可見郭茂倩解題接受前代相和諸曲調、「古辭」與「漢」相聯繫的論述。另外，舞曲歌辭所錄兩首亦是解題述明「古辭」曲調為漢曲，〈鐸舞歌聖人制禮樂篇〉解題引《唐書·樂志》曰：「〈鐸舞〉，漢曲」，又引《古今樂錄》云「古〈鐸舞〉曲有〈聖人制禮樂〉一篇……」，⁶³而〈拂舞歌詩淮南王篇〉解題引崔豹《古今注》：「〈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曲〉焉」，⁶⁴云其曲調亦為漢曲。

上述皆是曲調解題確認為漢曲的「古辭」。由於佚名，相和、舞曲「古辭」難以直接判定屬漢作，但因解題確認其曲調為漢曲，就間接使這批「古辭」與「漢」有了聯繫。

2. 約略以「漢魏」為時代上限的「古辭」

《樂府詩集》有一批未確認為漢曲的「古辭」，是雜曲歌辭、舞曲歌辭所錄「古辭」。雜曲歌「古辭」多數未註曲調解題，而舞曲歌辭〈公莫舞巾舞歌行〉及〈俳歌辭〉兩首，前者有《宋書·樂志》「樂一」載曲調解題，云此曲與項莊舞劍事有關，用巾乃象項伯衣袖遺式，沈約（441-513）又據《琴操》有〈公莫渡河〉，指此曲從來已久，非項伯事，應在漢世之前。⁶⁵後者列在「散樂附」後，郭茂倩解題云，一曰〈侏儒導〉，自古有之，蓋倡優戲也。又引《穀梁》魯定公齊侯夾谷之會，優施舞魯君幕下事，云「其所從來亦遠矣」，⁶⁶是則，此類優戲傳統，漢前已有之。

62 《樂府詩集》，卷 26，頁 579-580。

63 同上註，卷 54，頁 1143。

64 同上註，卷 54，頁 1153。

65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 19，頁 551。

66 《樂府詩集》，卷 56，頁 1193-1194。

那麼，這批來自雜曲、舞曲的「古辭」又如何與「漢」聯繫？對此，可注意到《樂府詩集》對「古辭」的作品排序。根據總目錄，歌辭類型分為十二類，各類歌辭繫不同曲調，各曲調再繫各代作品，作品按年代排序。以郊廟歌辭為例，先列漢郊祀歌，再列晉郊祀歌，而後繼以宋、齊、梁之作。安世房中歌亦然，依次列漢、晉、晉江左、宋等各代宗廟歌。而各類歌辭所錄佚名「古辭」，皆置於各曲調所繫作品之首，⁶⁷如相和歌辭〈薤露〉四首，先列古辭，再列魏武帝、曹植、晉張駿之作，再如雜曲歌辭〈前緩聲歌〉，先列古辭，再列晉陸機、宋孔甯子、謝惠連之作。由於各曲調所繫作品依年代排序，就使這批置首的「古辭」作品群像是年代最早之作。然而，其年代已非無限往前推導，而是約略以「漢魏」為時代上限。這一點，與漢以來樂府詩輯錄者所云樂府興於漢魏說有關，此種說法認為「樂府」是以「漢魏」為起始、興盛階段，或云：「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漢書·藝文志》），⁶⁸或是「樂府之興，肇於漢魏」（吳兢語）、⁶⁹「樂府之名，起於漢魏」（郭茂倩語）等。⁷⁰樂府興於漢魏說，乃基於樂府做為漢代采詩制樂官署的歷史事實，也成為伴隨「漢樂府」流播而存在的成說，⁷¹這種成說連帶影響樂府詩輯錄者對這批「古辭」的年代判定。郭茂倩雖未直接將「古辭」判定為漢作，但已藉曲調解題、作品排序、樂府興於漢魏說

67 《藝文類聚》，「樂部一 論樂」及「樂部二 樂府」，已可見將無主名樂府詩置各代作品之首的例子。如先列〈古陌上桑羅敷行〉、〈古相逢行〉、〈古長歌行〉，再列其後各代作品。參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卷 41，頁 743、749；卷 42，頁 752。

68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30〈藝文志〉，頁 1756。

69 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頁 24。

70 《樂府詩集》，卷 90，頁 1801。

71 如明人胡纘宗曾撰《擬漢樂府》，王崇慶為作序云：「樂府非古也，自漢武帝始也」，谷繼宗作序亦云：「擬漢樂府者，漢有是樂府而擬之者也，谷繼宗曰：按樂府自漢武帝始，前未之聞也，後世效法而已矣」，而胡纘宗擬李東陽《擬古樂府》，並作序，序云：「樂府起於漢，亦盛於漢」。明·胡纘宗，《擬漢樂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62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八年（1539）刻本影印），頁 534、536。明·胡纘宗，《可泉擬涯翁擬古樂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62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汪瀚刻本影印），頁 498。

間接鈎連起「古辭」與「漢魏」的聯繫。這種間接聯繫是隱微的，但已使它們與本書所錄「無名氏」之作有所區別。

在《樂府詩集》中，這批由有主名歌謠、樂府及佚名「古辭」組成的有實無名「漢樂府」作品群，雖未明確以「漢樂府」指稱概括，但事實上已在本書依歌辭類型、曲調類別、年代先後所形成的「上起陶唐，下迄五代」⁷² 跨代樂府詩輯錄序列中，自成一群，有其位置，共同構成今存「漢樂府」的整體作品輪廓。

四、「漢樂府」之「名」與作品群之「實」的多重對應

關於「漢樂府」輯錄，雖自漢代開始，但文學意義上的「漢樂府」輯錄卻待南朝詩文集以「歌」、「樂府（詩）」之名展開輯集。漢史、南朝史所錄，乃視為「史」、「樂」，或重其史料價值，或重其音樂性，「辭」、「詩」乃因應使用場合而生，「辭」、「詩」所以記錄，乃視為「事」之從屬，「史傳」或「樂志」的輯錄多是如此。只有待「詩文集」之輯集，才使「漢樂府」突顯出「辭」、「詩」的文學屬性，而《宋書·樂志》、《昭明文選》、《玉臺新詠》在輯錄範圍上的放寬，加入來自民間的、文人的作品，使「漢樂府」作品群的具體形成成為可能。其間，雖也可見各類典籍文獻零星輯錄「漢樂府」，⁷³ 但「漢樂府」稱名及整體作品群確認，主要仍在詩集輯錄脈絡。繼《樂府詩集》後，「漢樂府」之「名」及其作品群之「實」的歸屬確認，就由元明時期的詩集、擬作及詩論來接續完成。⁷⁴ 其中，明馮惟訥（1513-1572）《古詩紀》最為重要，幾近全收《樂府詩集》已錄，又輯佚

72 清·永瑤、清·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5冊，卷187，頁25。

73 各典籍文獻所輯「漢樂府」，可參楊守敬《古詩存目》卷4至卷7所載出典。氏著，《古詩存目》，《楊守敬集》第6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

74 現存唐前詩歌總集，除《文選》、《玉臺新詠》、《樂府詩集》外，明代始有較多纂輯本出現，而「漢樂府」也是在此背景下獲進一步輯集。關於明人編選漢魏六朝詩集、古詩集，可參楊焄，「明人編選漢魏六朝詩歌總集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04.11）、解國旺，「明代古詩選本研究」（鄭州：河南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系博士論文，2007.5）。

增補，明確一批屬「漢」的歌謠、樂府。本書現存最早刊本為嘉靖三十九年（1560）刻本，⁷⁵ 在此前後，元明人所編詩集亦見以「漢」為名選錄部分作品。此前，有元左克明（?-?）《古樂府》、明劉成德（?-?）《漢魏詩集》，而與本書編成時代較近者，有明劉濂（1494-1567）《九代樂章》、明徐獻忠（1469-1545）《樂府原》、明李攀龍（1514-1570）《古今詩刪》。⁷⁶ 其中，《古樂府》、《樂府原》皆在《樂府詩集》「古辭」作品群範圍內選錄，而其他選集大抵亦在此範圍選錄，並有零星增補，加入新作（詳下文）。在此階段，「漢樂府」之「名」與作品群之「實」呈現多重對應關係，從中亦反映出元明人的「漢樂府」認識觀。

（一）元明詩集、擬作、詩論中的「漢（魏）古辭」、「古樂府」、「漢樂府」

在此階段，針對《樂府詩集》中有實無名的「漢樂府」作品群，除「漢樂府」外，亦有用「漢古辭」、「漢魏古辭」、「樂府古辭」、「漢魏樂府古辭」、「古樂府」等稱名來指單一、部分乃至整批作品。「漢」或說「漢魏」與「古辭」聯繫，遂由隱至顯，由間接到直接，明確成為這批佚名作品的所屬年代。

1. 漢古辭、漢魏古辭、樂府古辭、漢魏樂府古辭

標為「漢古辭」，見左克明《古樂府》、徐獻忠《樂府原》。《古樂府》鼓吹曲辭所收「鏡歌」18首皆標為「漢古辭」，⁷⁷ 《樂府原》則有〈長歌

75 楊焄，〈馮惟訥《古詩紀》編纂考〉，《中文自學指導》2008.2: 45。

76 楊焄整理明人編選漢魏六朝詩，《古詩紀》後，萬曆、崇禎時期尚有《八代詩乘》、《古詩類苑》、《古詩所》、《古詩歸》、《古詩解》、《古詩鏡》等總集。此處所舉明人詩集，以《古詩紀》編成前後，時間相對接近的《漢魏詩集》、《九代樂章》、《樂府原》、《古今詩刪》為主，說明以「漢」之名收編歌謠、樂府的情況。《漢魏詩集》現存最早有正德十二年（1517）刻本；《樂府原》，據〈《樂府原》序〉，標記年代為「嘉靖庚申」，即嘉靖三十九年（1560）；《古今詩刪》乃是李攀龍歿後，門人汪時元為之出版校刻。參楊焄，「明人編選漢魏六朝詩歌總集研究」，頁24、63。《九代樂章》有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刻本，參解國旺，「明代古詩選本研究」，頁92。

77 見《古樂府》卷2所錄「漢鏡歌」每首題名下註。元·左克明編撰，韓寧、徐文武點校，《古樂府》（北京：中華書局，2016）。

行)、〈豫章行)、〈婦病行)、〈董逃行〉等例。⁷⁸此外,《樂府原》又有多首「古辭」註為漢人作:註〈王子喬〉云:「漢人祝祈樂辭」,辛延年〈羽林郎〉註為「古辭」,又云:「此漢世事道之君子不肯事二姓者所作也,辭似東漢人語」,再如註〈冉冉孤生竹〉,云有「東漢之美俗」。⁷⁹

又有「漢魏古辭」,《百川書志》卷 19 著錄《漢魏古辭》一卷,此書不題撰者,目前已佚。⁸⁰高棅(1350-1423)《唐詩品彙》〈五言絕句敘目〉云:

漢魏樂府古辭則有〈白頭吟〉、〈出塞曲〉、〈桃葉歌〉、〈歡問歌〉、〈長干曲〉、〈團扇郎〉等篇。⁸¹

高氏稱此諸作為「漢魏樂府古辭」,又,劉成德編《漢魏詩集》,此書共 14 卷,第 14 卷收「漢魏古辭」,〈《漢魏詩集》序〉云:

自高帝至繁欽,得二百一十四首,分七卷,為漢詩;自曹操至吳韋昭,得二百八十三首,分六卷,為魏詩;自〈飲馬長城窟行〉至〈女休辭〉,得三十一首,為漢魏古辭。⁸²

所收漢魏古辭為:

飲馬長城窟行、長歌行、箜篌引、陌上桑、王子喬、相逢行、長安有狹斜、隴西行、步出夏⁸³門行、折楊柳行、豔歌行、怨詩行、烏生、上留田行、雜歌、郊祀靈芝歌、孤兒行、西門行、東門行、豔歌何嘗行、滿歌行、蜨蝶行、悲歌、猛虎行、擬董逃行、七步詩、董嬌饒、秦女休行。⁸⁴

78 明·徐獻忠,《樂府原》(《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03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卷 8,頁 763、卷 9,頁 769。

79 同上註,卷 6,頁 757;卷 14,頁 799、807。

80 明·高儒編,《百川書志》,嚴靈峰編輯,《書目類編》第 27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頁 289。

81 明·高棅,《唐詩品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據上海辭書出版社藏明汪宗尼校訂本影印),頁 388。

82 明·劉成德,《漢魏詩集》(明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序言頁 4。

83 原書誤作「東」。

84 明·劉成德,《漢魏詩集》,目錄頁 9-10。

其中〈長歌行〉、〈豔歌行〉、〈東門行〉各錄二首，合計三十一首，蕭海作〈序〉則稱「樂府古辭」。⁸⁵而傳為曹植所作〈七步詩〉、左延年〈秦女休行〉亦列「漢魏古辭」。胡應麟（1551-1602）《詩藪》云：

樂府之體，古今凡三變，漢魏古詞，一變也；唐人絕句，一變也；宋、元詞曲，一變也。⁸⁶

凡此是稱「漢（魏）古辭」、「樂府古辭」、「漢魏樂府古辭」之例。

2. 古樂府

「漢樂府」稱名出現前，更常使用的是「古樂府」。與「古辭」相似，可指佚名作品。吳兢編《古樂府》，並撰《樂府古題要解》，前者乃「雜采漢、魏以來古樂府詞」，可見，「古樂府」一稱，時代愈後，概括範圍愈大，已不限漢魏。《樂府古題要解》乃「於傳記及諸家文集中，采樂府所起本義，以解釋古題」，⁸⁷本書除錄相和歌、饒歌等漢魏古題，亦兼及清商曲（王昭君、子夜、前溪歌、烏夜啼、石城樂、莫愁樂、襄陽樂）。⁸⁸左克明編《古樂府》，所錄作品「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陳隋」，⁸⁹其中與「漢」相關作品皆統屬在「古樂府」稱名下。何景明（1483-1521）《〈古樂府〉敘例》云，讀左氏《古樂府》，擇其辭古訓雅者合編，⁹⁰亦以「古樂府」為書名。胡震亨（1569-1645）將唐前已流傳並有唐人擬作的曲調，劃歸「樂府古題」，以此有別「樂府新題」。《唐音癸籤》卷 1 云，樂府有「往題」與「新題」之別：「往題者，漢、魏以下，陳、隋以上樂府古題，唐人所擬作也」，而「新題者，古樂府所無，唐人新製為樂府題者也」，⁹¹亦用「古樂府」一詞。擬作亦稱「古樂府」，如李攀龍《滄溟集》卷 1、卷 2 題為

85 明·蕭海，〈序《漢魏詩集》後〉，明·劉成德，《漢魏詩集》，後序言頁 2。

86 明·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頁 14。

87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96。

88 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頁 40-43。

89 元·左克明編撰，韓寧、徐文武點校，《古樂府》，頁 10。

90 明·何景明，〈《古樂府》敘例〉，《大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34，頁 307。

91 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 2。

「古樂府」，所擬作亦有漢鏡歌、相和、雜曲諸「古辭」，⁹² 王世貞（1526-1590）評曰：「不堪與古樂府並看，看則似臨摹帖耳」。⁹³ 詩論部分，如楊慎（1488-1559）云：「古樂府馮子都詩有『就我求清酒，青絲繫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膾鯉魚』」，⁹⁴ 胡應麟云：

古樂府近代寥寥者：房中、郊祀，典奧難入；鏡歌、橫吹，艱詰難通；相和、雜謠，悃質難會。後人讀郊祀、鏡歌，則見以為太深；讀相和、清平，則見以為太淺，故二者茫無入手。其病皆在習近體不習古風，熟唐音不熟漢語耳。若爛讀上古歌謠及三百篇、兩漢諸作，溯其源流，得其意調，一旦悟入，真有手舞足蹈，樂不自支者。⁹⁵

此段述模擬古樂府所以未獲要領，其「病」在「習近體不習古風，熟唐音不熟漢語」，解方乃「爛讀上古歌謠及三百篇、兩漢諸作，溯其源流，得其意調」。從所引房中、郊祀、鏡歌、橫吹、相和、雜謠及所云「漢語」、「兩漢諸作」，知胡氏亦以「古樂府」概稱「漢樂府」。

上舉諸例，無論稱個例、部分與全體，皆稱今存「漢樂府」為「古樂府」。

3. 漢樂府

使用「漢樂府」稱名或以「漢」收歌謠、樂府，是在元明以來，特別是明代，始頻繁出現於詩集、擬作、詩論中。詩集部分，可見劉濂《九代樂章》、徐獻忠《樂府原》、李攀龍《古今詩刪》。

劉濂編《九代樂章》，收自漢迄唐九代之詩，卷1為「漢」，分「里巷」、「儒林」，「里巷」錄：

大風歌、采芝操、楚歌、畫一歌、幽歌 八公操、淮南王篇、秋風辭、瓠子歌、蒲梢天馬歌、烏孫公主歌、琴歌、李延年歌、李夫人歌、琴歌、白頭吟、李陵別蘇武、黃鵠歌、臨池歌、昭君怨、牢石歌、上郡

92 明·李攀龍，〈古樂府〉，《滄溟先生集》（明萬曆間（1573-1620）吳用光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目錄頁1-3。

93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卷7，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中），頁1066。

94 明·楊慎，《升菴詩話》，卷6，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中），頁753。

95 明·胡應麟，《詩藪》，頁14。

歌、怨歌行、岑君歌、定情歌、怨篇、小麥謠、皇甫嵩歌、招商歌、相逢行、豔歌何嘗行、豔歌行、西門行、獨漉篇魏晉為舞曲、江南。

「儒林」錄：

陌上桑、步出夏門行、善哉行、飲馬長城窟行、長歌行、君子行。⁹⁶

此處可見以「漢」收編佚名「古辭」。而，《樂府原》所選「漢樂府」，乃據《樂府詩集》節選，全收漢郊祀歌、漢饒歌，相和歌則僅〈箜篌引〉、〈相逢行〉未收，雜曲歌亦節選數首及漢昭帝〈黃鵠歌〉。⁹⁷ 據〈《樂府原》序〉，書名稱「樂府原」，乃為「原漢人樂府辭併後代之撰之異於漢人者，以昭世變也」。⁹⁸ 據目錄所示，「郊祀歌」、「饒歌」標記為「漢」。卷 1 為「房中曲安世樂」，開卷列「唐山夫人房中曲總原」，⁹⁹ 卷 4 為「橫吹曲」，開卷列「漢橫吹曲總原」，¹⁰⁰ 卷 5 為「相和歌」，開卷列「漢相和歌總原」，¹⁰¹ 徐獻忠乃藉確認曲調以「漢」為「原」，而以「漢郊祀歌」、「漢饒歌」、「橫吹曲」、「相和歌」各卷所錄作品為範圍，圈劃出一批「漢人樂府辭」。再如李攀龍編《古今詩刪》卷 2 即名為「漢樂府」，錄有主名之作：

大風歌（高帝）、鴻鵠歌（高帝）、秋風辭（武帝）、李夫人歌（武帝）、歌（李延年）、怨歌行（班婕妤）、白頭吟（卓文君）、飲馬長城窟行（蔡邕）、羽林郎（辛延年）、董嬌嬈（宋子侯）、古怨歌（竇玄妻）。

錄佚名「古辭」數首，作者皆註「無名氏」：

戰城南、上陵、有所思、臨高臺、烏生、陌上桑、長歌行三首、君子行、董逃行、相逢行、隴西行、折楊柳行、東門行、婦病行、孤兒行、豔歌何嘗行兩首、豔歌行二首、滿歌行、淮南王篇、傷歌行、悲歌、

96 明·劉濂，《九代樂章》（《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00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據浙江圖書館藏明嘉靖本影印），卷 1，頁 742-750。

97 明·徐獻忠，《樂府原》，卷 14，頁 795-808。

98 同上註，頁 729。

99 同上註，卷 1，頁 730。

100 同上註，卷 4，頁 747。

101 同上註，卷 5，頁 751。

前緩聲歌、上留田行、古八變歌、古歌、古歌、古歌銅雀詞。¹⁰²

凡此諸書所收，多數皆在今存「漢樂府」之列。

擬作亦見稱「漢樂府」，如胡纘宗（1480-1560）《擬漢樂府》，所列「漢樂府」篇目，除同於今存「漢樂府」之作外，尚有如下篇目：

漢鏡歌下：務成、玄雲、黃雀、釣竿

漢橫吹曲：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淡思、赤之揚、望行人、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

漢橫吹變曲：隴頭水

漢相和曲：木蘭辭

漢瑟調曲：日重光、月重輪

漢三調變曲：黃鵠曲

漢西歌曲：月節折楊柳歌、三洲歌、採桑度、江陵樂、青陽度、青驄白馬

漢歌行：東飛伯勞歌、長干曲¹⁰³

此是胡氏所設想「漢樂府」，有「漢鏡歌下」、「漢橫吹曲」、「漢橫吹變曲」以及「清商曲辭」的「漢三調變曲」、「漢西歌曲」，又〈木蘭辭〉、〈東飛伯勞歌〉、〈長干曲〉，今多不歸「漢樂府」，胡氏皆藉解題註為漢曲、古曲而列編「漢樂府」。

詩論部分，如陳繹曾（約 1287-1350）《詩小譜》將「五言古詩」列「漢樂府」一項，有別於「十九首」與「建安」諸作，¹⁰⁴ 劉履（1317-1379）《風雅翼》卷 12 云：「〈出塞〉本漢樂府橫吹曲名」，¹⁰⁵ 謝榛（1495-1575）《四溟詩話》卷 4 載栗太行語云：「漢樂府有不可讀者，聲詞雜寫之誣，由

102 明·李攀龍，《古今詩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8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2，頁 6-13。

103 明·胡纘宗，《擬漢樂府》，卷上，目錄頁 542-543；卷下，目錄頁 569-570。

104 元·陳繹曾，〈範第十二〉，《詩小譜》，《新刊增人文筌諸儒輿論策學統宗》（元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105 元·劉履，《風雅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0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2，頁 5。

譜錄爾」，¹⁰⁶ 胡震亨《唐音癸籤》卷 9 小註云：「句之有長短，始自三百篇，及楚騷、漢樂府鏡歌、相和等曲」，¹⁰⁷ 再如胡應麟《詩藪》亦多次出現「漢樂府」：

惟漢樂府歌謠，采摭閭閻，非由潤色。然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天下至文，靡以過之。¹⁰⁸

漢樂府中如王子喬及仙人騎白鹿等，雖間作麗語，然古意淳鬱其間。¹⁰⁹

漢樂府雜詩自〈郊祀〉、〈鏡歌〉、李陵、蘇武外，大率里巷風謠，如上古〈擊壤〉、〈南山〉。矢口成言，絕無文飾，故渾樸真至，獨擅古今。¹¹⁰

在此階段，「漢樂府」已做為成詞，或用來指稱單一作品，或概指部分歌類，或是做為通稱。

(二) 未完續補的「漢樂府」：從《古詩紀》到《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承上述，元明時期詩集、擬作、詩論中「漢樂府」相關稱名及所包括作品可見一斑，而使《樂府詩集》所錄作品群盡歸「漢詩」，則待馮惟訥《古詩紀》。¹¹¹ 本書共有 156 卷，據〈詩紀凡例〉，輯錄「上古下迄陳隋」

106 明·謝榛，《四溟詩話》，卷 4，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下），頁 1211。栗太行撰有《太行集》16 卷、《山居集》8 卷，今未見傳本，現存《盛明百家詩》所收《栗太行集》係選錄本，見明·俞憲，《盛明百家詩》（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據浙江圖書館藏明嘉靖至萬曆刻本影印），頁 646-656。

107 明·胡震亨，《唐音癸籤》，頁 74。

108 明·胡應麟，《詩藪》，頁 3。

109 同上註，頁 19。

110 同上註，頁 105-106。

111 遼欽立云，《古詩紀》傳世者有「嘉靖中太原甄敬刻本」及「吳琯重刻本」。遼氏以為甄本一依馮書原次，較吳本為善，且吳本有多處逕自刪去馮氏之注。因此，《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乃據甄本《古詩紀》重訂成帙。遼氏遺著，〈《古詩紀》補正敘例〉，《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頁 112。據楊焄研究，《古詩紀》現存最早有嘉靖三十九年陝西刻本。楊焄，〈馮惟訥《古詩紀》編纂考〉，《中文自學指導》，頁 45。此即甄敬本，本文所據為附甄敬〈序〉之嘉靖本《古詩紀》，為日人興膳宏監修《嘉靖本古詩紀》（東京：汲古書院，2005，乃據京都大學文學部藏嘉靖三十九年（1560）刊本影印）。

詩，有前集、正集、外集、別集，據〈詩紀總目〉，「正集」卷 1 至卷 10 為「漢詩」，依「詩以人分，人以世繫」¹¹² 編排原則，「漢 1」、「漢 2」，收西漢有主名之詩，「漢 3」、「漢 4」收東漢有主名之詩，有主名歌謠、樂府亦在此四卷。「漢 5」至「漢 8」收無主名的歌謠、樂府。「漢 5」收「郊廟歌辭」、「鼓吹曲辭」，「漢 6」收「相和歌辭」、「舞曲歌辭」，「漢 7」收「雜曲歌辭」，「漢 8」收「雜歌謠辭」。本書踵繼《樂府詩集》所錄，再輯佚增補。相較《樂府詩集》，《古詩紀》新增如下：

- 漢 1：落葉哀蟬曲（武帝）、淋池歌（昭帝）、耕田歌（朱虛侯章）
- 漢 2：撫缶歌（楊惲）、歸風送遠操（趙飛燕）、答項王楚歌（虞美人）
- 漢 3：招商歌（靈帝）、定情歌（張衡）、九曲歌（李尤）、琴思楚歌（王逸）、樊惠渠歌、琴歌（蔡邕）
- 漢 4：苻都夷歌（遠夷樂德歌、遠夷慕德歌、遠夷懷德歌）（白狼王唐菽）、古怨歌（竇玄妻）、於忽操（龐德公）
- 漢 7：古八變歌、古歌、古歌、艷歌、古歌銅雀詞
- 漢 8：匡衡歌、樓護歌、尹賞歌、涼州歌、通博南歌、喻猛歌、陳臨歌、董逃歌、崔瑗歌、吳資歌、爰珍歌、高孝甫歌、襄陽太守歌、隴頭歌、武帝太初中謠、王莽末天水童謠、河內謠、桓帝末京都童謠、鄉人謠、任安二謠、太學中謠（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興平中吳中童謠、建安初荊州童謠、恒農童謠、閻君謠、京師謠
- 漢 10：茅山父老歌、古歌、古樂府¹¹³

其後，丁福保（1874-1952）《全漢晉三國南北朝詩》及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皆據《古詩紀》編成。¹¹⁴ 針對「漢樂府」，踵繼馮氏之編，續有增補，增加作品數，丁氏所編，悉依《古詩紀》，增例甚少，¹¹⁵ 遂氏新增作品較多，有：

112 明·甄敬，〈《詩紀》序〉，（日）興膳宏監修，《嘉靖本古詩紀》（一），頁 3。

113 （日）興膳宏監修，《嘉靖本古詩紀》（一），頁 110-122。

114 丁福保編，世界書局編輯所校，《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臺北：世界書局，1978），緒言頁 16；遂欽立遺著，《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頁 157。

115 《漢詩》卷 1 新增「悲歌（後漢少帝劉辯）」、「據地歌（東方朔）」，卷 4 新增「古樂府單辭」，卷 5 新增「陳紀山歌」。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頁 5、86、96。

- 卷 1：思奉車子侯歌（武帝）、¹¹⁶ 歌（枚乘）、歌（司馬相如）、醉歌（商丘成）
- 卷 3：劉聖公賓客醉歌、長沙人石虎謠
- 卷 5：歌（崔駟）、歌（傅毅）、武功歌
- 卷 6：歌、歎、歌（張衡）、歌詩（侯瑾）、魯生歌（趙壹）
- 卷 7：唐姬起舞歌（唐姬）、歌（蔡邕）、歌（趙岐）
- 卷 8：蜀中為費貽歌、鄉人為秦護歌、崔君歌、彭子陽歌、王世容歌、¹¹⁷ 蜀郡童謠、益都民為王忱謠、初平中長安童謠、漢末洛中童謠、漢末江淮間童謠、東門奐謠、商子華謠、時人謠、擿洛謠、京師為唐約謠、蔣橫遭禍時童謠、錫山古謠
- 卷 10：上留田行、¹¹⁸ 古胡無人行、古步出夏門行、古新成安樂宮、視刀鏤歌、古豔歌（5 首）、古樂府詩（2 首）、古樂府（7 首）、古妍歌、樂府歌（2 首）、漢書歌、古歌（4 首）、歌、茂陵中書歌、有所思、古博異辯遊、古董逃行、古樂府、古歌¹¹⁹

卷 10 新增的「樂府古辭」多有自典籍文獻稽鈎出的殘句。又，單註為「歌」者，多係漢人辭賦中節錄選出，如上舉枚乘、司馬相如、崔駟、傅毅、張衡之作。

由上述討論可知，在《古詩紀》「漢樂府」整編形成前後，當時的詩集、擬作、詩論所顯示的「漢樂府」之「名」與作品群之「實」間的多重對應，反映出「漢樂府」稱名及相關作品群仍在確認整編階段。「漢樂府」輯錄就從漢以迄南朝「史傳」、「樂志」、「詩文集」零散輯集開始，至郭茂倩《樂府詩集》形成有實無名的「漢樂府」作品群，至馮惟訥《古詩紀》幾近全收《樂府詩集》已錄，又續輯佚增補，明確將之劃歸「漢詩」，其後，再經丁福保、逯欽立接續增補作品數，這才形成今存「漢樂府」的整

116 逯欽立云：「《詩紀》作〈思車子侯歌〉，原在《外集》，今編入《武帝集》。《漢詩》，卷 1，頁 96。」

117 逯欽立云：「此歌《詩紀》編入吳詩，蓋以其出於《吳錄》也。然武城或成武皆漢之舊縣，其地皆不在孫吳轄區，作吳地歌謠非，今編於此。」《漢詩》，卷 8，頁 215。

118 非「里中有啼兒」一首。

119 《漢詩》，卷 1，頁 96、98-99、103；卷 3，頁 124-125；卷 5，頁 171、173、175；卷 6，頁 198-179、185、190；卷 7，頁 191、193、195；卷 8，頁 209、214-215、218、226-229；卷 10，頁 288、290-297。

體樣貌。¹²⁰

五、漢樂府：在「祖本」、「系附」、「辨體」中生成的詩學語彙

漢代以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所形成的「漢樂府」，是文獻意義的「漢樂府」，指的是，寫抄印刷在典籍文獻上，以「漢樂府」相關稱名來指稱的單一、部分及整批作品。此外，尚有詩學意義的「漢樂府」亦在此輯錄歷程生成，指的是，《樂府詩集》有實無名的「漢樂府」作品群成形後，經由元明時期的詩集、擬作、詩論，以這批作品為「祖本」，對之加以「系附」、「辨體」，而為輯錄者、擬作者、詩論家所共構的「漢樂府」詩學，這種詩學意義上的「漢樂府」也成為後人選讀或研究「漢樂府」加以傳續、運用或論辯的相關概念。

(一) 祖本：《樂府詩集》有實無名的「漢樂府」作品群

《樂府詩集》在宋代刊刻後，做為現存最早的樂府詩總集，後來的樂府詩集、古詩集，於唐前歌謠、樂府之選錄，多會據本書加以節選、增補，所謂「言樂府者，以是集為祖本，猶漁獵之資山海也」，¹²¹此可見上文所舉例。由於以《樂府詩集》為祖本的輯纂思維，後起詩集輯錄「漢樂府」亦據本書，然而，因總作品數不多，且多佚名，因此，後起詩集不僅選錄作品，作品排序亦相同。如相和歌，《樂府詩集》、《古樂府》、《古詩紀》所錄，皆依相和曲、吟嘆曲、平調曲、清調曲、瑟調曲、楚調曲、大曲排列，各調作品排序相同；漢郊祀歌排序，《樂府詩集》、《樂府原》、《古詩紀》亦同；漢饒歌十八曲排序，《樂府詩集》、《古樂府》、《樂府原》、《古

120 至今，「漢樂府」仍有持續增補，如彭黎明等編《全樂府》收錄「先秦兩漢樂府」，除依《樂府詩集》分類，又新增「史歌謠辭」、「古詩逸辭」，云其旨在「補兩漢采詩之漏」及「後世輯詩之缺」。彭黎明、彭勃主編，《全樂府》（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頁8、10。

121 清·永瑤、清·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簡明日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9，頁8。

詩紀》皆同；雜曲歌排序，《樂府詩集》、《古樂府》相同。¹²² 這說明了，《樂府詩集》中有實無名的「漢樂府」作品群，做為祖本，經常以歌類為單位，整批整群歸入後起詩集中，在郊廟、鼓吹、相和、雜曲都有類似的情況。對於總作品數稀少的「漢樂府」來說，這種原樣照搬的做法，使作品數量與作品排序幾乎複製重現後起詩集中，同時也就將祖本與「漢」、「漢魏」的隱約聯繫保留下來。時日寢久，就使兩者易被對接聯想，因此，遂有上述元明時期的詩集直接以「漢古辭」、「漢魏古辭」、「漢魏樂府古辭」、「漢樂府」來指稱的情況。至今，在中國文學史、古典詩史、樂府詩史，存在一批繫於「漢樂府」稱名下的作品群，亦是學人對「漢樂府」的普遍認識。這種認識的形成，部分原因即來自《樂府詩集》中有實無名的「漢樂府」作品群成為祖本後，經後起詩集反覆節選、增補所構成的輯錄經驗與輯錄記憶。

(二) 系附：「古辭」劃歸「漢」、「漢魏」的疑議與討論

由上文可知，「古辭」劃歸「漢」、「漢魏」經歷長時累積，但也由於佚名，使得歷來輯錄者對此採取模糊隱約的態度，而這種做法亦會引起疑議。對於「古辭」為何與能否劃歸「漢」、「漢魏」？也是歷來輯錄者、詩論家關注討論之課題。「古辭」做為佚名作品通稱，宋人詩論亦沿用之，如嚴羽《滄浪詩話》「考證」云：

《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辭，無人名，《玉臺》以為蔡邕作。

古辭之不可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漫不可解也。又古〈將進酒〉、〈芳樹〉、〈石留〉、〈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讀之茫然。¹²³

稱「古辭」，可免除年代爭議，或在樂府曲題前加「古」字，表明不知作者與流傳久遠。然而，正如上述，卻也有一批「古辭」逐漸歸為漢作。馮惟訥《古詩紀》〈詩紀凡列〉對此提出解釋：

樂府古辭不知何代之作，以樂府起於漢，又其辭多古雅，故系之漢。

122 詳參本文所引《樂府詩集》、《古樂府》、《樂府原》、《古詩紀》諸書。

123 宋·嚴羽撰，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頁212-213。

亦有不類漢語，凡曰古辭亦得附焉。¹²⁴

「樂府古辭不知何代之作」正是所以稱「古辭」、「古歌詩」、「古樂府」之因。馮氏之說，透露出「古辭」所以歸為「漢樂府」，乃後人基於「樂府起於漢」、「其辭多古雅」、「不類漢語，凡曰古辭亦得附焉」的判斷而加以「系」、「附」所致。「系」、「附」表明，「古辭」並非在產生當下就稱為「漢樂府」，確切地說，「古辭」作品群之「實」形成在前，「漢樂府」相關之「名」出現在後，是用後起「漢樂府」之「名」來指稱先前作品群之「實」。由此，「漢樂府」之「名」與作品群之「實」，若要相互「系附」，就要有判斷理由。馮氏所點出三因，應是樂府詩輯錄者所以歸類的理由。但細思此三因，「樂府起於漢」乃以「漢」為時代上限，那麼，「不知何代之作」的「古辭」就因上限而歸於「漢」？再則，若說因「辭多古雅」而歸「漢」，那麼，各家所持「古雅」的審美標準為何？「不類漢語」者，只因稱「古辭」而「得附焉」？這些都顯示「古辭」劃歸「漢」、「漢魏」理由並不充分，疑議與討論亦由此而生。

關於「古辭」年代判定，古今時有殊異之處，如高棅《唐詩品彙》〈五言絕句敘目〉曾舉幾首「漢魏樂府古辭」，如〈桃葉歌〉、〈歡問歌〉、〈長干曲〉、〈團扇郎〉，¹²⁵ 凡此諸作，今多非屬漢魏樂府。再以〈木蘭詩〉為例，今日歸為北朝樂府民歌，然此首「古辭」曾被視為漢魏作品。魏泰《臨漢隱居詩話》：

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蓋世傳〈木蘭詩〉為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也？¹²⁶

可知，魏泰雖有疑，但保留「世傳〈木蘭詩〉為曹子建作」之論，而云「似矣」，又仍有視為魏作的推測。嚴羽《滄浪詩話》云：

124 (日) 興膳宏監修，《嘉靖本古詩紀》(一)，頁 9。

125 明·高棅，《唐詩品彙》，頁 388。

126 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上)(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318。

〈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類，已似太白，必非漢魏人詩也。¹²⁷

嚴羽藉詩句有「似太白」，而斷言「非漢魏人詩」，而胡纘宗《擬漢樂府》仍歸為「漢樂府」而擬作。其註云：

木蘭辭。漢曲名，按《樂錄》不知作者何人，左氏謂與相和〈度關山〉多類，然相和固漢曲也，今擬作，故附於此。¹²⁸

此處乃因「漢曲」而「附」於「漢樂府」。胡應麟則云：

〈木蘭歌〉是晉人擬古樂府，故高者上逼漢魏，平者下兆齊梁。如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尚協東京遺響。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齊梁豔語宛然，又出門見火伙等句，雖甚樸野，實自六朝聲口，非兩漢也。¹²⁹

以此詩為「晉人擬古樂府」，又檢視詩句，云其各有似「東京遺響」、「齊梁豔語」、「六朝聲口」的部分。此外，胡氏亦多次辨析「古辭」與曹氏兄弟之作：

初讀「君子防未然」，以為類曹氏兄弟作，及觀子建集中亦載此首，則非漢人信矣。¹³⁰

〈漢古八變歌〉漢古八變歌，文繁於質，景富於情，恐是曹氏兄弟所作。漢人語亦有甚麗者，然文蘊質中，情溢景外，非後世所及也。¹³¹

〈怨歌行〉，舊謂古辭，《文章正宗》作子建。今觀前「為君既不易」十餘語，誠然。至「皇靈大動變」等，不類子建，恐是漢末人作。¹³²

由「初讀……」、「類……作」、「及觀……集」等語可知，「古辭」如何「系附」，來自詩論家所持證據與直觀，與詩論家之詩歌史識、鑒賞批評深相關聯，因此，判斷不一，莫衷一是，時而可見。

127 宋·嚴羽撰，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頁 216。

128 明·胡纘宗，《擬漢樂府》，頁 560。

129 明·胡應麟，《詩藪》，頁 44-45。

130 同上註，頁 28。

131 同上註，頁 16。

132 同上註，頁 30。

關於「系附」的疑議與討論，是「漢樂府」輯錄一股隱微卻未曾間斷的聲音，即使到近現代，對於佚名作品劃歸「漢」仍持續有疑議與討論。以古樂府「藁砧今何在」為例，《玉臺新詠》以「古絕句」名之，遂欽立收入「漢詩」，案語云：

六朝人有斷句體，尚無「絕句」名目。四首蓋後人附入《玉臺》者。¹³³ 遂氏既云「後人附錄」，又云，「《御覽》引作古樂府」，但也未說明何以就歸入「古詩」。另外，卷 10「樂府古辭」錄「古八變歌」，但案語云：「此詩可疑」；錄「雞鳴歌」，此首為七言，引《樂府廣題》、《晉太康地記》後，云：「此歌蓋漢歌也」，然案語又云：「漢七言詩遂句句用韻，今此第三句不韻，似經後人竄改」；錄「視刀鐙歌」，案語云：「《文選補遺》此篇置漢悲歌後，而趙整酒德歌前，殆以為漢歌乎」；錄「有所思」殘句，案語云：「此歌似非漢作。姑錄存之」，¹³⁴ 可知，雖歸為「漢」，背後仍有輯錄者「此詩可疑」、「蓋漢歌」、「殆以為漢歌乎」、「似非漢作」的推測區判存在其間。

對於《古詩紀》所云「樂府起於漢，又其辭多古雅，故系之於漢」，馮舒（1593-1945）頗不以為然，《詩紀匡謬》云：

按《宋書·樂志》相和已下諸篇，其無人名者皆曰古辭。《樂府詩集》〈靈芝〉等篇亦然。鍾氏《詩品》曰：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去者日已疎〉四十五首疑是建安中陳思王所製。則作者姓名既無的定，漢魏之界頗亦難分。古之云者，時世不定之辭。《昭明》所選一十九章，或云枚乘，或云傅毅，概曰古詩，原其體分，意亦如此。詩既如此，樂府可知，概歸之漢，所謂無稽之言，君子弗聽矣。¹³⁵

馮舒以「古詩」、「古辭」所以稱「古」，即因其屬「時世不定之辭」，如古詩「作者姓名既無的定，漢魏之界頗亦難分」，因之，他亦不同意馮惟訥將樂府「古辭」悉數歸「漢」的做法，斥為「無稽之言」。羅根澤亦對「古辭」歸「漢」有所質疑，對於《樂府詩集》、《通志·樂略》所錄，幾增《宋

133 《漢詩》，卷 12，頁 343。

134 凡此諸例，同上註，卷 10，頁 288、291、296。

135 清·馮舒，《詩紀匡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8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705。

書》一倍，他說：

古詩及樂府，有兩種似相反，而確為事實之現象：一，無名氏古辭每嫁名漢人。二，魏晉六代之作每誤為古辭；由誤為古辭，又每嫁名漢人。¹³⁶

基於上述事實，再加上「偶或失名，或為甲為乙，不能斷定，即題為古辭」的作品，以及「後人每據宋志並漢世謳謠之詞，妄推漢時」¹³⁷的「古辭」區判，才造成愈後所輯愈多的情況。

這些關於「古辭」劃歸「漢」、「漢魏」的疑議、討論與解釋，歷來有之，略舉如上述，旨在說明，「漢樂府」稱名及相關作品群的確認形成，一方面可見相關稱名及作品群的逐漸整編歸納，一方面也仍有逸離此一稱名與作品群的話語與力量存在著。類此諸例表明，發生在不同輯錄、擬作、詩論脈絡的系附與區判，使繫於「漢樂府」相關稱名下的作品群在輯集、稱名、分類、編排皆存在著調整與變化，而圍繞「系附」的討論也構成「漢樂府」詩論的重要課題。

(三) 辨體：在宗祖「漢魏詩」的復古詩論中辨清朗現的「漢樂府」

與「漢」或「漢魏」相關的「樂府古題」與「古辭」多見後世擬作，但在漢以降的擬作脈絡，「漢樂府」並非從一開始即是鮮明的詩學語彙。除了稱名較「古樂府」晚出，在宗主「漢魏詩」的復古詩論中，若以時代論，「漢樂府」經常被併入「漢魏詩」討論。其例可略舉如下：

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嚴羽)¹³⁸

今之學者，倘有志乎詩，須先將漢魏盛唐諸詩，日夕沈潛諷詠，熟其詞，究其旨，則又訪諸善詩之士，以講明之。(楊載)¹³⁹

學近體歌行，有取於二家，旁及於唐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

136 羅根澤，《樂府文學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頁 71。

137 同上註，頁 72。

138 宋·嚴羽撰，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頁 1。

139 元·楊載，《詩法家數》，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下），頁 726。

求之。(何景明)¹⁴⁰

詩自三百篇，一變而為漢，再變而為魏，為六朝，為唐，唐又三變而至極。作者恆曰漢魏，蓋以其氣魄沈渾，體裁莊大，質勝其文，尚近於古。(蕭海)¹⁴¹

此處的「漢魏詩」乃兼含漢魏時期的古詩、樂府，劉成德《漢魏詩集》、劉濂《九代樂章》、馮惟訥《古詩紀》、李攀龍《古今詩刪》所錄「漢詩」皆兼有古詩與樂府。若以詩體論，亦會併入「漢五言」或「漢古詩」論，如：

「上山采蘼蕪」、「四坐且莫喧」、「悲與親友別」、「穆穆清風至」、「橘柚垂華實」、「十五從軍征」、「青青園中葵」、「鷄鳴高樹顛」、「日出東南隅」、「相逢狹路間」、「昭昭素明月」、「昔有霍家奴」、「洛陽城東路」、「飛來雙白鵠」、「翩翩堂前燕」、「青青河邊草」，〈悲歌〉、〈緩聲〉、〈八變〉、〈艷歌〉、〈紈扇篇〉、〈白頭吟〉，是兩漢五言神境，可與〈十九首〉、蘇李並驅。(王世貞)¹⁴²

古詩自質，然甚文；自直，然甚厚。「上山採蘼蕪」、「四座且莫誼」、「翩翩堂前燕」、「洛陽城東路」、「長安有狹邪」，皆閭巷口語，而用意之妙，絕出千古。(胡應麟)¹⁴³

古詩短體如十九首，長篇如〈孔雀東南飛〉，皆不假雕琢，工極天然。百代而下，當無繼者。(胡應麟)¹⁴⁴

此處所舉「漢樂府」皆以「漢五言」、「漢古詩」概括。

另一方面，也因此宗祧「漢魏詩」的學古進路，辨明世代、體裁，遂成為重點課題。辨體乃為擬作的先備，「作古詩先須辨體」，¹⁴⁵「凡為某體，務須尋其本色」。¹⁴⁶由是，有時代之辨，「漢」、「魏」有別，專屬「漢」的詩論也從中萌生：

140 明·何景明，〈海叟詩序〉，《大復集》，卷34，頁302。

141 明·蕭海，〈《漢魏詩集》後序〉，明·劉成德，《漢魏詩集》，後序頁2。

142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卷8，頁978。

143 明·胡應麟，《詩藪》，頁25-26。

144 同上註，頁28。

145 明·王世懋，《藝圃擷餘》，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下)，頁775。

146 明·胡應麟，《詩藪》，頁21。

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徐禎卿)¹⁴⁷

詩以漢魏並言，魏不逮漢也。(謝榛)¹⁴⁸

兩漢之詩，所以冠古絕今，率以得之無意。不惟里巷歌謠，匠心信口，即枚、李、張、蔡，未嘗鍛鍊求合，而神聖工巧，備出天造。今欲為其體，非苦思思索所辦，當盡取漢人一代之詩，玩習凝會，風氣性情，纖悉具領。……建安、黃初，才涉作意，便有階級可尋，門戶可入。匪其才不逮，時不同也。(胡應麟)¹⁴⁹

漢魏同者，情興所至，以不意得之，故其體皆婉委，而語皆悠圓，有天成之妙。魏人異者，情興未至，始著意為之，故其體多數敘，而語多構結，漸見作用之跡。(許學夷)¹⁵⁰

「漢詩」相對「魏詩」，或有高下之判，以「魏不待漢」，或言「漢詩」為「堂奧」，乃是「魏詩」進階；以創作意識言，前者「得之無意」、「以不意得之」，後者乃「涉作意」、「著意為之」；以語言藝術言，「漢詩」之「體」乃「天造」、「有天成之妙」，「魏詩」之「體」，乃「多數敘」、「多構結」，「漸見作用之跡」。此外，又有詩體之辨，「樂府」、「古詩」相對。如：

樂府往往敘事，故與詩殊。(徐禎卿)¹⁵¹

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遒深勁絕，不若漢鏡歌樂府詞。(徐禎卿)¹⁵²

漢人樂府五言與古詩，體各不同。古詩體既委婉，而語復悠圓，樂府體既軼蕩，而語更真率。蓋樂府多是敘事之詩，不如此不足以盡傾倒，且軼蕩宜於節奏，而真率又易曉也。(許學夷)¹⁵³

在對照中，「漢人樂府」遂以「敘事」、「遒深勁絕」、「軼蕩真率」鮮明展現詩體藝術特徵。不僅辨世代，辨詩體，即在樂府體內部，所擬歌類，亦

147 明·徐禎卿，《談藝錄》，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下)，頁 766。

148 明·謝榛，《四溟詩話》，卷 1，頁 1137。

149 明·胡應麟，《詩藪》，頁 24-25。

150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點校，《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頁 71。

151 明·徐禎卿，《談藝錄》，頁 769。

152 同上註，頁 770。

153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點校，《詩源辯體》，頁 67。

需辨別，胡應麟云：

今欲擬樂府，當先辨其世代，覈其體裁。〈郊祀〉不可為〈鏡歌〉，〈鏡歌〉不可為〈相和〉，〈相和〉不可為〈清商〉，擬漢不可涉魏，擬魏不可涉六朝，擬六朝不可涉唐。使形神酷肖，格調相當，即於本體乖迕，然語不失為漢、魏、六朝，詩不失為樂府，自足遠傳。¹⁵⁴

由上舉例，可見，「漢樂府」是在以「漢魏詩」為師的學古進路，因「辨其世代，覈其體裁」的「辨體」詩論，而使「漢／魏」、「古詩／樂府」、「敘事／抒情」、「曲調／歌辭」等論題有更清楚的區判辨析，使其世代、體裁、風格、歌類逐漸辨清朗現，從而形成屬「漢」的「樂府」詩學。或可以說，「漢樂府」也是在此宗祖「漢魏詩」復古詩論與「辨體」詩論中生成的詩學語彙。

六、結 語

「漢樂府」，做為中國文學史、古典詩史、樂府詩史的常見語彙，此一稱名及所指涉概念意涵，乃是經由漢以迄明「漢樂府」輯錄脈絡長時蓄積所生成。在此之中，產生二種意義的「漢樂府」：文獻意義與詩學意義的「漢樂府」。

文獻意義的「漢樂府」指的是，寫抄印刻在典籍文獻上，以「漢樂府」相關稱名來指稱的單一、部分及整批作品。依現存可見文獻，《樂府詩集》正是承前啓後形成今存「漢樂府」整體作品輪廓的重要環節，本書已有作品集結之「實」，但尚未有「漢樂府」之「名」。「漢樂府」稱名及相關作品歸屬確認，乃經由元明時期的詩集、擬作、詩論，對《樂府詩集》所錄有實無名的「漢樂府」作品群，牽涉輯錄、稱名、辨覈等因素的輯理而形成。馮惟訥《古詩紀》將《樂府詩集》所錄，幾近全歸「漢詩」，又有輯佚增補，使這批作品明確隸屬「漢」。其後，丁福保、逯欽立續增作品數，遂構成今存「漢樂府」之整體樣貌。

154 明·胡應麟，《詩藪》，頁16。

詩學意義的「漢樂府」指的是，在《樂府詩集》有實無名的「漢樂府」作品群成形後，主要經由元明兩代輯錄者、擬作者、詩論家以這批作品為「祖本」編選「漢樂府」，討論佚名「古辭」的「系附」問題，以及圍繞其時代、體裁、風格、歌類加以「辨體」，而建構形成的「漢樂府」詩學。由此，「漢樂府」不僅是具體作品稱名，也成為兼具創作、批評等實質內涵的詩學語彙。

今日所見樂府詩選本收「徒歌之謠」，「古辭」劃歸「漢樂府」，使用「古辭」、「漢（魏）古辭」、「古樂府」、「漢樂府」等稱名以及學人對「漢樂府」詩學的把握與認識，即是漢以迄明「漢樂府」輯理情況的承續與反映。

表三 「漢樂府」在《樂府詩集》前及《古詩紀》的輯錄情況

漢樂府 載錄處 歌辭類別	樂府詩集		史 記	漢 書	後 漢 書	宋 書 樂 志	昭 明 文 選	玉 臺 新 詠	樂 府 詩 集	古 詩 紀	樂府詩集頁數
	歌曲	古 辭 ¹⁵⁵									
郊廟歌辭											
漢郊祀歌	練時日			●					●	●	卷 1, 頁 4
	帝臨			●					●	●	卷 1, 頁 5
	青陽			●					●	●	卷 1, 頁 5
	朱明			●					●	●	卷 1, 頁 6
	西颯			●					●	●	卷 1, 頁 6
	玄冥			●					●	●	卷 1, 頁 6
	惟泰元			●					●	●	卷 1, 頁 6-7
	天地			●					●	●	卷 1, 頁 7
	日出入			●					●	●	卷 1, 頁 8
	天馬			●					●	●	卷 1, 頁 9
	天門			●					●	●	卷 1, 頁 10
	景星			●					●	●	卷 1, 頁 11
	齊房			●					●	●	卷 1, 頁 12
	后皇			●					●	●	卷 1, 頁 12
	華燿燿			●					●	●	卷 1, 頁 12-13
	五神			●					●	●	卷 1, 頁 13
	朝隴首			●					●	●	卷 1, 頁 13-14
象載瑜			●					●	●	卷 1, 頁 14	
赤蛟			●					●	●	卷 1, 頁 14	
靈芝歌		★						●	● 題班固作	卷 1, 頁 15	
漢安世房中歌				●					●	●	卷 8, 頁 169-172

155 本表標示星號者，《樂府詩集》皆加註「古辭」。

續上表

漢樂府 載錄處 歌辭類別	樂府詩集		史 記	漢 書	後 漢 書	宋 書 樂 志	昭 明 文 選	玉 臺 新 詠	樂 府 詩 集	古 詩 紀	樂府詩集頁數
	歌 曲	古 辭									
鼓吹曲辭											
漢鏡歌	朱鷺	★				●			●	●	卷 16，頁 350
	思悲翁	★				●			●	●	卷 16，頁 351
	艾如張	★				●			●	●	卷 16，頁 352
	上之回	★				●			●	●	卷 16，頁 352-353
	擁離	★				●			●	●	卷 16，頁 353
	戰城南	★				●			●	●	卷 16，頁 353
	巫山高	★				●			●	●	卷 16，頁 354
	上陵	★				●			●	●	卷 16，頁 354-355
	將進酒	★				●			●	●	卷 16，頁 355
	君馬黃	★				●			●	●	卷 16，頁 355-356
	芳樹	★				●			●	●	卷 16，頁 356
	有所思	★				●			●	●	卷 16，頁 357
	雉子班	★				●			●	●	卷 16，頁 358
	聖人出	★				●			●	●	卷 16，頁 358
	上邪	★				●			●	●	卷 16，頁 358
臨高臺	★				●			●	●	卷 16，頁 359	
遠如期	★				●			●	●	卷 16，頁 359-360	
石留	★				●			●	● 石流	卷 16，頁 360	
漢樂府 載錄處 歌辭類別	樂府詩集		史 記	漢 書	後 漢 書	宋 書 樂 志	昭 明 文 選	玉 臺 新 詠	樂 府 詩 集	古 詩 紀	樂府詩集頁數
歌 曲	古 辭										
相和歌辭											
相和六引	箜篌引			●					●	●	卷 26，頁 583
相和曲	江南	★				●			●	●	卷 26，頁 595
	東光	★				●			●	●	卷 27，頁 611
	薤露	★							●	●	卷 27，頁 613
	蒿里	★							●	●	卷 27，頁 616。
	雞鳴	★				●			●	●	卷 28，頁 627-628
	烏生	★				●			●	●	卷 28，頁 630
	平陵東	★				●			●	●	卷 28，頁 632
陌上桑	★				●		●	●	●	卷 28，頁 633-634	

續上表

漢樂府 載錄處 歌辭類別	樂府詩集		史 記	漢 書	後 漢 書	宋 書 樂 志	昭 明 文 選	玉 臺 新 詠	樂 府 詩 集	古 詩 紀	樂府詩集頁數
	歌 曲	古 辭									
相和歌辭											
吟歎曲	王子喬	★							●	●	卷 29, 頁 668
平調曲	長歌行(2首)	★					●		●	●	卷 30, 頁 674-675
	猛虎行								●	●	卷 31, 頁 701
	君子行	★					●		●	●	卷 32, 頁 707-708
清調曲	豫章行	★							●	●	卷 34, 頁 753-754
	董逃行	★				●			●	●	卷 34, 頁 759-760
	相逢行	★						●	●	●	卷 34, 頁 763-764
	長安有狹斜行	★							●	●	卷 35, 頁 771
瑟調曲	善哉行	★				●			●	●	卷 36, 頁 800-801
	隴西行	★						●	●	●	卷 37, 頁 810
	步出夏門行	★							●	●	卷 37, 頁 813
	折楊柳行	★				●			●	●	卷 37, 頁 816
	西門行	★				●			●	●	卷 37, 頁 818
	東門行(2首)	★				●			●	●	卷 37, 頁 820-821
	飲馬長城窟行	★					●	●	●	●	卷 38, 頁 828-829 ● 題蔡邕作
	上留田行								●	●	卷 38, 頁 838
	婦病行	★							●	●	卷 38, 頁 842
	孤兒行	★							●	●	卷 38, 頁 843-844
	雁門太守行	★				●			●	●	卷 39, 頁 854-855
	豔歌何嘗行 (2首)	★				●		●	●	●	卷 39, 頁 857-858
	豔歌行(2首)	★						●	●	●	卷 39, 頁 861
楚調曲	白頭吟(2首)	★				●		●	●	●	卷 41, 頁 890-891 ● 題卓文君作
	梁甫吟諸葛亮								●	●	卷 41, 頁 898-899
	怨詩行	★							●	●	卷 41, 頁 905
	怨歌行班婕妤						●	●	●	●	卷 42, 頁 914
大曲	滿歌行(2首)	★				●			●	●	卷 43, 頁 940

續上表

漢樂府 載錄處 歌辭類別	樂府詩集		史 記	漢 書	後 漢 書	宋 書 樂 志	昭 明 文 選	玉 臺 新 詠	樂 府 詩 集	古 詩 紀	樂府詩集頁數
	歌曲	古 辭									
舞曲歌辭											
舞曲歌辭	武德舞歌詩 劉蒼								●	●	卷 52, 頁 1097
	鐸舞歌聖人 制禮樂篇	★				●			●	●	卷 54, 頁 1143-1144
	公莫舞巾舞 歌行	★				●			●	●	卷 54, 頁 1146
	淮南王篇	★				●			●	●	卷 54, 頁 154
散樂 俳歌辭	俳歌辭	★							●	●	卷 56, 頁 1194
琴曲歌辭											
琴曲歌辭	力拔山操項籍		●	●					●	●	卷 58, 頁 1236
	大風起漢高帝		●	●			●		●	●	卷 58, 頁 1237
	採芝操								●	●	卷 58, 頁 1238
	八公操 劉安								●	●	卷 58, 頁 1238
	胡笳十八拍 蔡琰								●	●	卷 59, 頁 1249-1260
	琴歌 司馬相如							●	●	●	卷 60, 頁 1276
	琴歌 霍去病								●	●	卷 60, 頁 1276
雜曲歌辭											
雜曲歌辭	婕妤行	★							●	●	卷 61, 頁 1284
	驅車上東門行	★					●		●	●	卷 61, 頁 1288
	駕出北郭門行 阮瑀								●	●	卷 61, 頁 1289
	傷歌行	★					●	●	●	●	卷 62, 頁 1299
	悲歌	★							●	●	卷 62, 頁 1301
	羽林郎辛延年							●	●	●	卷 63, 頁 1313-1314
	前緩聲歌	★							●	●	卷 65, 頁 1362
	董嬌饒宋子侯							●	●	●	卷 73, 頁 1476
	焦仲卿妻	★						●	●	●	古詩為 焦仲卿 妻作 卷 73, 頁 1477-1478
	枯魚過河泣	★							●	●	卷 74, 頁 1491
	冉冉孤生竹	★						●	●	●	卷 74, 頁 1491-1492
	咄嗒歌								●	●	卷 74, 頁 1492
	武漢深行馬援								●	●	卷 74, 頁 1496
	同聲歌張衡							●	●	●	卷 76, 頁 1533-1534
	定情詩繁欽							●	●	●	題「魏 繁欽」 卷 76, 頁 1533-1534
樂府	★							●	●	卷 77, 頁 1547	

續上表

漢樂府 載錄處 歌辭類別	樂府詩集		史 記	漢 書	後 漢 書	宋 書 樂 志	昭 明 文 選	玉 臺 新 詠	樂 府 詩 集	古 詩 紀	樂府詩集頁數
	歌 曲	古 辭									
雜歌謠辭	鄭白渠歌			●					●	●	卷 83，頁 1674
歌 辭	雞鳴歌								●		卷 83，頁 1676
	平城歌			●					●	●	卷 83，頁 1677
	楚歌 漢高帝		●	●					●	● 鴻鵠歌	卷 83，頁 1678
	戚夫人歌			●					●	●	卷 84，頁 1679
	畫一歌		●	●					●	●	卷 84，頁 1680
	趙幽王歌		●	●					●	● 幽歌	卷 84，頁 1178
	淮南王歌		●	●					●	● 淮南 民歌	卷 84，頁 1681
	秋風辭 漢武帝						●		●	●	卷 84，頁 1683
	衛皇后歌		●						●	●	卷 84，頁 1684
	李延年歌				●				●	●	卷 84，頁 1684
	李夫人歌 漢武帝				●				●	●	卷 84，頁 1685
	烏孫公主歌				●				●	● 悲愁歌	卷 84，頁 1691
	匈奴歌								●	●	卷 83，頁 1692
	驪駒歌	★							●	●	卷 84，頁 1692
	離歌								●	● 雜歌	卷 84，頁 1692-1693
	瓠子歌 漢武帝		●	●					●	●	卷 84，頁 1693-1694
	李陵歌				●				●	● 別歌	卷 84，頁 1694
	廣川王歌 (2 首)				●				●	● 望御歌、 脩成歌	卷 84，頁 1695-1696
	牢石歌				●				●	●	卷 84，頁 1696
	黃鵠歌 漢昭帝								●	●	卷 83，頁 1696

續上表

漢樂府 載錄處	樂府詩集		史 記	漢 書	後 漢 書	宋 書 樂 志	昭 明 文 選	玉 臺 新 詠	樂 府 詩 集	古 詩 紀	樂府詩集頁數
	歌 曲	古 辭									
歌 辭	五侯歌			●					●	●	卷 85，頁 1700
	上郡歌			●					●	●	卷 85，頁 1700
	燕王歌			●					●	● 王歌	卷 85，頁 1701
	華容夫人歌			●					●	●	卷 85，頁 1701
	廣陵王歌			●					●	● 瑟歌	卷 85，頁 1702
	鮑司隸歌								●	●	卷 85，頁 1702
	五噫歌 梁鴻				●				●	●	卷 85，頁 1702
	董少平歌				●				●	● 董宣歌	卷 85，頁 1703
	張君歌				●				●	●	卷 85，頁 1703
	廉叔度歌				●				●	● 廉范歌	卷 85，頁 1704
	范史雲歌				●				●	●	卷 85，頁 1704
	岑君歌				●				●	● 魏郡與 人歌	卷 85，頁 1705
	皇甫嵩歌				●				●	●	卷 85，頁 1705
	郭喬卿歌				●				●	●	卷 85，頁 1705
	賈父歌				●				●	●	卷 85，頁 1706
	朱暉歌				●				●	●	卷 85，頁 1706
	劉君歌				●				●	●	卷 85，頁 1707
洛陽令歌								●	●	卷 85，頁 1707	
潁川歌			●	●				●	●	卷 87，頁 1737	

續上表

漢樂府 載錄處	樂府詩集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宋書樂志	昭明文選	玉臺新詠	樂府詩集	古詩紀	樂府詩集頁數
	歌曲	古辭									
歌辭類別											
謠辭	長安謠			●					●	●	卷 87, 頁 1743
	城中謠				●			●	●	●	卷 87, 頁 1744
	會稽童謠				●				●	●	卷 87, 頁 1744
	二郡謠				●				●	●	卷 87, 頁 1745
	京兆謠								●	●	卷 87, 頁 1745
	後漢桓靈時謠								●	●	卷 87, 頁 1745
	漢元帝時 童謠			●					●	●	卷 88, 頁 1759
	漢成帝時 燕燕童謠			●				●	●	●	卷 88, 頁 1760
	漢成帝時 歌謠			●				●	●	●	卷 88, 頁 1760
	王莽時汝南 童謠			●	●				●	● 鴻隙陔 童謠	卷 88, 頁 1761
	更始時南陽 童謠				●				●	●	卷 88, 頁 1761
	後漢時蜀中 童謠				●				●	●	卷 88, 頁 1762
	後漢順帝末 京都童謠				●				●	●	卷 88, 頁 1763
	後漢桓帝初 小麥童謠				●			●	●	●	卷 88, 頁 1763
	後漢桓帝初 城上烏童謠				●			●	●	●	卷 88, 頁 1765
	後漢桓帝初 京都童謠				●				●	●	卷 88, 頁 1766
	後漢桓帝末 京都童謠				●				●	●	卷 88, 頁 1767
	後漢靈帝末 京都童謠				●				●	●	卷 88, 頁 1767
	後漢獻帝初 童謠				●				●	●	卷 88, 頁 1768
	後漢獻帝初 京都童謠				●				●	●	卷 88, 頁 1768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撰，(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
-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 南朝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華正書局，2000，據重刻宋淳熙本（胡刻本）影印。
-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註文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宋刊本影印。
-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唐·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據傳增湘藏宋本影印。
-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宋·嚴羽撰，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 元·左克明編撰，韓寧、徐文武點校，《古樂府》，北京：中華書局，2016。
- 元·陳繹曾，《詩小譜》，《新刊增入文筌諸儒輿論策學統宗》，元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 元·劉履，《風雅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何景明，《大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李攀龍，《古今詩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8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李攀龍，《滄溟先生集》，明萬曆間（1573-1620）吳用光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 明·俞憲，《盛明百家詩》，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據浙江圖書館藏明嘉靖至萬曆刻本影印。
- 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明·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 明·胡纘宗，《可泉擬涯翁擬古樂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62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汪瀚刻本影印。
- 明·胡纘宗，《擬漢樂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62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八（1539）年刻本影印。
- 明·徐獻忠，《樂府原》，《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03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高棅，《唐詩品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據上海辭書出版社藏明汪宗尼校訂本影印。
- 明·高儒編，《百川書志》，嚴靈峰編輯，《書目類編》第 27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 明·許學夷，杜維沫點校，《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 明·劉成德，《漢魏詩集》，明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 明·蕭海，〈序《漢魏詩集》後〉，劉濂，《九代樂章》，《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00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據浙江圖書館藏明嘉靖本影印。
- 清·永瑤、清·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永瑤、清·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
- 清·馮舒，《詩紀匡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8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楊守敬，《古詩存目》，《楊守敬集》第 6 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
-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日）興膳宏監修，《嘉靖本古詩紀》，東京：汲古書院，2005，據京都大學文學部藏嘉靖三十九年（1560）刊本影印。

二、近人論著

- 丁福保編，世界書局編輯所校 1978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臺北：世界書局。
- 丁婷婷 1980 《兩漢樂府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
- 王運熙、王國安評注 2000 《漢魏六朝樂府詩評注》，濟南：齊魯書社。
- 曲澄生 1999 《漢代樂府箋注》，臺北：學海出版社。
- 朱建新 1960 《樂府詩選》，臺北：正中書局。
- 江寶釵 1991 《綿綿思遠道——樂府詩選粹》，臺北：幼獅文化公司。
- 余冠英 2003 《樂府詩選》，臺北：華正書局。
- 汪中 1979 《樂府詩選注》，臺北：學海出版社。
- 尙麗新 2012 《《樂府詩集》版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馬茂軍 2004 〈郭茂倩仕履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3: 140。
- 曹旭、唐玲選註 2015 《樂府詩》，北京：中華書局。
- 梁啟超 2012 《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北京：東方出版社。
- 陳友冰 1996 《兩漢南北朝樂府鑒賞》，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傅增湘 1989 《藏園群書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喻意志 2006 〈郭茂倩與《樂府詩集》的編纂〉，《音樂研究》4(2006.12): 31-38。
- 彭黎明 2011 《全樂府》，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 遂欽立 1983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
- 遂欽立遺著 1984 《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 楊生枝 1985 《樂府詩史》，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
- 楊焄 2004 「明人編選漢魏六朝詩歌總集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
- 楊焄 2008 〈馮惟訥《古詩紀》編纂考〉，《中文自學指導》2008.2: 44-48。
- 葉慶炳 1987 《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葛曉音 2007 《八代詩史（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
- 解國旺 2007 「明代古詩選本研究」，鄭州：河南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系博士論文。
- 廖蔚卿 1997 《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臺北：大安出版社。
- 臺靜農 2004 《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蕭滌非 1985 《樂府詩詞論叢》，濟南：齊魯書社。
- 蕭滌非著，蕭海川輯補 2011 《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增補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顏中其 1987 〈《樂府詩集》編者郭茂倩的家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7.4: 63-64。

羅根澤 1981 《樂府文學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日) 增田清秀 1975 《樂府の歴史的研究》，東京：創文社。

The Compilation and Editing of *Yuefu Shiji* and Han *Yuefu*

Hsieh Hsiu-hui*

Abstract

Surviving Han *yuefu* 樂府 poetry was not called Han *yuefu* during the Han dynasty, and thus, the collections of poetic works falling under this appellation are varied and inconsistent.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works have been preserved in limited quantities, the majority of the writings are anonymous, as well as the collections undergoing long periods of editing and compilation. Based on present documents, *Yuefu shiji* 樂府詩集 (*Collection of Yuefu Poetry*), compiled during the 11th century, had precisely inherited the past and informed the future, forming a monolithic construction for the entirety of today's surviving Han *yuefu* works. Thereafter, through the anthologizing of poems, imitation, and poetics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which were concerned with the editing, titling, and verification of Han *yuefu*, factors were established that clarified which ballads or folk songs and *yuefu* poems were “Han,” thus creating the literary and poetic meanings of Han *yuefu*. From our current observations of Han *yuefu*, “ballads without musical accompaniment” 徒歌之謠 and anonymous *guci* 古辭 have been classified as and incorporated into Han *yuefu*, and the use of the categories *guci*, Han-Wei *guci* 漢魏古辭, *gu yuefu* 古樂府, and Han *yuefu* as well a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oetics of Han *yuefu* grasped by scholars both are a continuation and reflection of compilations undertaken from the Han to Ming dynasties.

Keywords: *yuefu* poetry, *guci* 古辭, *gu yuefu* 古樂府, Han *yuefu*

* Hsieh Hsiu-hui,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Chinese Education Division, Common Core Education Committe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